

國朝寶鑑

76
4511
8



門印
號 4511
卷 28-8

國朝寶鑑卷之二十五

宣祖朝二

庚子三年春二月嶺南大饑遣吏曹正郎辛應
時按察賑救○兵曹參判白仁傑上疏請雪
乙巳已酉之寃 上下其疏于大臣使之議
啓李浚慶等議略曰乙巳之事實多可議之
端已酉之獄最為寃枉但前日 聖教以為
乙巳人等事非今日所當議臣等不敢容喙
矣時災害切迫人心洶懼三公別無建白士
論非之仁傑既發乙巳伸寃之端衆情憤鬱



咸以為冤枉未伸致此旱灾浚慶見物議難
抑乃率同僚發論只請雪丁未壁書獄已酉
忠州獄寃死人猶未舉乙巳獄翌日三司發
論請雪乙巳以下冤枉猶未舉偽勲○親祭
于社稷祈雨是日雨○弘文館上劄請從兩
司伸雪之論並論削衛社偽勲劄曰在昔
中廟末年 仁廟在東宮而尹元衡兄弟與
尹任構隙舍怨日深於是有大小尹之說識
者已知其為禍胎矣元衡與李苞等潛謀秘
計無所不用其極只為報怨之術不顧宗社

興亡 仁廟即詐元衡等乃造不測之語欺
罔 文定驚動 明廟每以為大禍朝夕將
起當是時也 文定深居內殿 明廟方在
冲年外間之事何由灼見茲不能不動於邪
說而尹任叛逆之名肇於此矣及 仁廟大
漸丁寧授受 明廟以嫡統介弟入承丕緒
天命人歸名正言順如白日中天億兆咸覩
孰敢有異議於其間哉只緣元衡與李苞等
挾憾煽毒將戕善類鼓無根之說搖動宮掖
脅制朝廷尹任固為机上肉而抑灌抑仁淑

皆與李芑有嫌故俱得大罪猶未敢加以叛逆之名鄭順朋以陰譎叵測之人欲圖大利誣飾進疏敢欺君上於白日之下兇謀既逞大禍斯作夫以尹任寵鄙無狀濫侍宮禁之罪誅之固不足惜而叛逆之事實無形跡罪非其罪矣况柳灌之盡心國事柳仁淑之好善愛士者豈有毫髮疑貳之端哉三人既死無可推問林百齡知尹任之婿李德應輕躁怯弱可怵以威遂誘脅百端約以免死彼德應之愚妄冀其苟活胡言亂語莫見端緒

羣奸招撫其稍涉不道者定為叛逆之律此以一人之亂言斷其大獄也夫三人之罪誠是叛逆則當推鞠得情明示典刑夫誰曰不可今也不然始則或逋或罷次則竄謫次則賜死終則梟首夷族不問其情不取其服自古未聞誅叛討逆之舉迺回不明若此其甚也至於瑠之被訊也酷加陰刑極其慘毒瑠不勝其苦欲誣服速死而不得其說推官教之乃得取招鳳城之死出於金明胤之讒口壁書之禍生於鄭彥慤之毒手忠州之獄始

於同氣之閱牆成於元兇之鍛鍊紛紛告變者不知其幾此由罔蔽君上羅織忠賢冤痛極天舉國之人莫不知之故元兇恐其奸狀發露欲以戕殺之威鎮定國人於是貪功嗜利之徒希旨生事此所以告變者接踵而善人無子遺也彼誠叛臣也則既誅之後人所同惡衆心帖然矣奈之何清議日沸人情不脛必大加誅戮芟刈士林然後厯能箝制萬夫一談之口使之不言耶夫以明宗大王之恭儉愛士少無失德而臨御二十餘年

天心未豫災異荐臻水旱極備癘疫頻作日月薄蝕星宿騁恠盲風恠雹暴發無時桃李冬華山冢萃崩其他虹霧雷震之變草木昆蟲之妖史不絕書迄于殿下變恠尤酷殆無虛日夫孰使之然哉豈非大冤未雪傷和召沴以至此極哉明廟末年天誘聖衷惕然覺悟漸啓伸雪之端弓劍忽捐睿志未就垂簾之日克遵遺意人皆引領而望庶見天日還昭而霈息中止此亦幾會未發而然耳今則舉國之人同然一辭願雪忠賢之冤

願食奸兇之肉此豈非辨誣誅奸之一大幾會乎明廟末年覺悟之意皎如日星慈聖垂簾伸雪之恩盎如春和在今殿下不過遵先旨奉慈衷以終其事耳何所未燭而遲疑至此乎嗟呼廟堂老成之相孰非先王之股肱乎朝著夙夜之賢孰非先王之臣子乎先王仁深澤厚臣庶感戴有如天地父母一朝昇遐攀號莫及喬山宿草淚痕纔晞若使乙巳之人稍有可疑之跡則今日為何等時而乃欲伸雪如此汲汲耶為人

臣子者乃舍沒世不忘之先王而欲庇叛臣地下之朽骨天下之理寧有是耶目今公議否塞人心洵懼如沸如羹固有攸屆今日之勢若非盡雪無辜悉削偽勲則終無以鎮慰衆情肅清朝綱而是非未定倚伏無常國之存亡未可知也噫奸兇威脅士林動輒搆禍者為日已久削勲二字人不敢出諸其口豈非積威所劫心膽墮地而然哉大臣引而不發兩司言而未瑩臣等忝在論思之地亦不免趨趨躡嚅今始進達臣等之罪大矣伏

願 殿下深思夫斷先責羣臣以不能盡言之罪然後渙發俞音乙巳以來無辜之人悉復官職因削偽勲告于宗廟社稷與一國更始上以繼 先王未伸之志下以雪羣賢九泉之冤弘文館既發削勲之論兩司並請削偽勲自是舉朝同辭以請 上命丁未己酉罪人並伸雪唯李弘胤不赦削奪李邕鄭彥慤官爵○秋八月大臣三司連啓乙巳伸冤事不止 上御思政殿命召三公左右贊成叅贊六卿三司長官咨議處分削奪鄭順朋

林百齡官爵○三公率百官伏閣請削偽勲伸雪柳灌柳仁淑之冤自是兩司日五啓玉堂日上三劄九月臺諫以久未蒙允辭職不出十月臺諫復就職論雪冤削勲如故乃命伸雪柳灌柳仁淑逆名○冬十二月崇政大夫判中樞府事李滉卒命贈領議政賜賻葬祭如禮滉既歸鄉里屢上章引年乞致仕不許至是有疾戒子寯曰我死後該曹必循例請用禮葬汝須稱遺令陳疏固辭且墓道勿用碑碣只以小石題其面曰退陶晚隱真城

李公之墓以嘗所自製銘文刻其後可也數日而卒寓舟上疏辭禮葬不許滉字景浩其先真城人天資粹美材識穎悟幼而喪考自力為學文章夙成弱冠遊國庠時經己卯之禍士習浮薄滉以禮法自律不恤人譏笑雅意恬靜雖為母老由科第八仕通顯非所樂也乙巳之難幾陷不測且見權奸濁亂力求外補以出既而兄澹忤權倖寃死自是決意退藏拜官多不就專精性理之學得朱子全書讀而喜之一遵其訓以真知實踐為務諸

家衆說之同異得失皆旁通曲暢而折衷於朱子義理精微洞見大原道成德立愈執謙虛從遊講學者四方而至達官貴人亦傾心向慕多以講學飭躬為事士風為之丕變明廟嘉其恬退累進爵徵召皆不起家居禮安之退溪仍以寓號晚年築室陶山有山水之勝改號陶叟安於貧約味於淡泊利勢紛華視之如浮雲然平居不務矜持若無甚異於人而於進退辭受之節不敢分毫蹉過上之初服朝野顯望皆以為非滉不能成就

聖德 上亦眷注特異滉自以年已老才智不足當大事又見世衰俗澆儒者難以有為懇辭寵祿必退乃已 上聞其率嗟悼贈祭加厚○副提學盧禎累疏乞歸養老母不許給暇歸省鎮既歸鄉又上疏辭職乞伸終養附陳箴戒略曰 殿下作其即位未嘗不以古昔帝王自期自頃以來浸不如初嘗有謂古難行之意切切於近規拘拘於守常凡政事設施之間只取諧於俗者而用之協於心者而行之則終至委靡汚下而止矣 上優

旨答之仍命適職令本道題給老母食物

辛未四年秋八月康陵丁字閣火 上與百官素服五日禮也

壬申五年春二月 上親耕藉田還宮大赦受百官賀○三月 中殿親蠶○秋七月 穆宗皇帝昇遐計至上率百官舉哀如禮行斬衰三日而除○前司諫院大司諫竒大升辭遼南歸路得臂腫行至古阜姻友家遂不起 上聞其病重遣醫齋藥馳救下旨慰諭未及而卒司諫院啓曰竒大升自少有志聖

賢之學所見超詣與李滉往復書尺講明性理之說發前賢所未發者入侍經幄所陳無非二帝三王之道一世推以為儒宗不幸有疾歸鄉中道而卒家世清寒無以為葬請官庀喪葬以示國家崇儒重道之意 上允之

癸酉

六年春正月白虹貫日下教求言召成運

李恒使乘駟上來將問弭災之策皆辭不至
○以金誠一為正言 上一日於經筵問曰
以予視前代帝王可方何主有對曰堯舜之君也誠一曰可以為堯舜可以為桀紂 上

曰堯舜桀紂若是班乎誠一曰 殿下天資

高明為堯舜不難但有自聖拒諫之病此非桀紂所以亡乎 上為之改容○秋八月議

改軍籍搜捕闕額或遣御史或令本道都事

兼管○九月復以李珥為直提學不許其辭

三召乃就職○三司交章請行呂氏鄉約累

啓乃允○李珥入侍經筵曰臣久在外今日

伏聞 王音殊不通利不知何故而然也竊

聞 殿下不樂聞戒色之語想必 聖質清

明寡慾不待人言故聞人此等語以為不曉

而妄言故也然無則加勉不宜厭聞 上曰爾曾上疏所言亦如此然人之語音自不同予語聲自是然耳何疑之有珥曰 殿下初年臣嘗忝侍經筵 王音琅然未嘗如此故臣敢獻疑 上仍問曰爾何故退而不來珥對曰臣病深才踈自度不能為徒食廩祿實負國恩不如退免罪戾故不敢進耳 上曰爾才予所知也勿為過謙之辭從今不更退可也爾雖退居累上封章其不忘國事可知也珥曰臣跽伏田里未知 聖學成就如

何人君雖深居九重若有實德則百姓觀感四方風動今日民生憔悴風俗頹敗莫此為甚臣行見 聖學之日章而終不見效臣竊恠焉 聖質英明真是有為之資而即位之初大臣輔導失宜每引以近規排抑儒者之論故至于今不能善治耳 上曰予性不敏不能有為耳珥曰若 聖質不至英明臣亦絕望矣匹夫讀書躬行尚且志在安民况殿下主一國之民操可為之勢稟可為之資寧無慨然自奮之志乎鄉約是三代之法而

殿下命行之此近代所無之盛事但凡事有本有末人君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鄉約乃正萬民之法也朝廷百官未底於正而先正萬民則捨本治末事必無成今者已舉盛典不可中止殿下必須躬行心得而施及朝廷政令皆出於正然後民有所感發而興起矣○上御經筵謂侍臣曰人心道心不是二心只於發見後知其為道義則謂之道心為食色則謂之人心食色之中節者亦是道心也李珣曰誠如

上教殿下於義理所見精矣何不移此見於治國乎近觀天時人事日漸乖舛天變疊見狂而不懼紀綱解弛人心渙散將無以為國自 上若不奮發大志整頓頽綱則土崩瓦解之勢指日可待矣○弘文館上劄請立志以揀時 上荅曰省所上劄辭意直切議論痛快覽之令人竦然可見才學之秀深用嘉悅第以予誠不敏不能策勵心神凡所施為動輒乖舛上以天心不豫下以人事多虞有君如此何事可成以予之身較今之時不敵

甚遠是以自知甚明非敢故為退託也李珣
於經筵白 上曰殿下謙冲退讓形於下教
臣不勝感激但謙讓有二焉不自滿足舍已
從人則為善之本也退託不進無振起之意
則謙讓反為病矣 殿下之言則謙矣至於
不從公論自是非人則反有謂人莫已若之
病臣竊憫焉今日三公皆是人望豈是專無
意思甘於尸素者乎雖欲建白恐拂 聖旨
不聽大臣之言反為 君德之累故悶嘿度
日若 聖旨在於求治則大臣亦必盡言而

廷臣各陳所懷矣○金字顯白 上曰學問
雖多端要在講論古人之言收拾向裏以為
身心上切已工夫耳不然則雖讀古書何益
近日伏覩 聖學高明所知極廣矣然政事
間未見其效無乃有書自書自我之病乎
李珣曰今日國無紀綱無可為者若令因循
則更無所望紀綱不可以法令刑罰強立之
也朝廷善善惡惡得其公正私情不行然後
紀綱立矣今者公不能勝私正不能勝邪紀
綱何由而立乎昔者楚莊王齊威王非至賢

之君也尚能振起垂亡之國終成富強之業
今者 殿下雖自托不敏豈居二君之下乎
宇顥曰 殿下立志用力於正心誠意則事
業當期堯舜湯武楚莊齊威不足言也珥曰
自古人之所見不同迂儒則以為堯舜之治
朝夕可做流俗則以為古道決不可行於今
日此皆非也為治須以唐虞為期而事功須
以漸進也自 上若欲有為則必先躬行本
源澄澈然後為治之具次第舉行而羣下聳
動矣既先修己必須尊賢所謂尊賢者非爵

之而已必用其言施之事為然後方是尊賢
也 殿下固是好賢矣但召見而命之爵而
已未聞用其言也彼誠守道之士則豈為虛
禮而來仕乎且未出身人若有才德則用為
臺官此國家恒規也 上曰此事固然用賢
固好矣但不經事之人恐其作事過重也珥
曰 殿下每憂其過而不憂今日之全不做
事何也 上曰固執之人不聽其裁制必行
己志則奈何珥曰豈至於太過乎世衰道微
紛紛士子只知科舉為發身之路彼第一等

人物必不屑屑於此也或疑未出身者為臺官則不善者混進若公論大行則此等必選其人不然則文士亦多有不善者居要地矣上曰此言是也珥曰今日之務莫急於恢張公道而必須自上無一毫私意然後使人感發矣近日臺諫所啓若涉宮禁內需等事殿下必牢拒羣下疑殿下之有私安所取則乎○冬十月復召成運不至上聞運家貧未有寒衣賜表裏一襲○十一月李珥更請以未出身人通臺諫之路上問盧守慎

曰此言何如守慎曰臣意亦以為然但當出自聖斷不可牽制於人言上乃下其議于大臣大臣皆是其計李鐸言之尤力上乃允之○上夜御丕顯閣召近臣講書李珥曰自上言語甚簡羣臣之言略不俯荅聖意以為不足荅歟古人曰勿輕天下士羣臣之言豈可不荅乎近以未出身人擇差臺官之命下矣以祖宗之法觀之則此不為異但今舉久廢之規故羣下知殿下有回治之志莫不喜悅但凡事必待自下建白無

出自 聖衷者故羣下不知 上意所在若
殿下躬行之實昭著於外則下有甚焉者聞
風興起矣金誠一曰守令無有一人擔當國
事者國計民生自 上所已知也如此則不
出十年危亡之禍立至矣朝廷之命壅而不
行上下之勢散而不統經席之上雖有一二
建白之事節目纔舉他弊隨生如此而能治
其國者鮮矣 殿下不能正心以修本源則
一國人心豈能服從乎珥曰命令不行之由
亦可以今夜卜之君臣之間當如父子上下

交孚然後事功成矣今者入承咫尺之地而
自 上尚不開懷情意阻隔如此况於千里
之外命令豈通乎 上乃言曰以予為不言
者是矣然別有何言耶今者所言皆歸重於
予之一身自顧無似固不能與治道也是以
不言耳珥曰此乃謙讓之語豈其信然乎
上曰非以謙讓也古人曰人豈不自知予亦
豈不自知珥曰信如 上教則須得賢人倚
仗而任之則亦可治國但自 上雖曰不能
臣不信也今 殿下沈溺女色乎好聽音樂

乎耽嗜飲酒乎好馳騁弋獵乎宮中隱微之事臣雖不知然前所陳者自古人君失德之事而似非 聖躬所為也乃曰不能何也但殿下所欠惟不立志圖治耳此正由學問上欠踐履之功故也 上曰今之所言予不敢當但雖涼德果無此失也自古人君有才有德故能治其國予無才德而時世適遇難治之日所以難於有為也珥曰 殿下既無失德則因此可以進德德進才亦生矣 上曰自古新立國之君考其行則不能無失德而

尚致小康立國浸久漸至衰微則雖有賢君不能為治矣珥曰晉悼公年纔十四即位六卿強公室弱而悼公能自振奮卒成霸業顧其立志何如耳 殿下立志求治矯革宿弊則何治之不可成乎○以成渾為司憲府持平渾士望漸隆大臣每論薦不已至是李珥金字顯具鳳齡等請以未出身人為臺官有是命辭不至○遣奏請使李後白尹根壽等乞將宗系弒逆已辨誣等事增入續修會典蓋皇朝方修續大明會典故也禮部尚書陸

樹聲等覆題曰據稱宗系各有本源既與李仁任不同又謂國祖由于推戴亦與弒王氏無預在我 皇祖之大訓固得于一時之傳聞在伊裔孫之辨詞實出於一念之誠孝宜念其世秉禮義克篤忠勤依其所請奉 聖旨該國前後奏辭備細纂入於 皇祖實錄內新會典則候旨續修增入仍降勅諭略曰爾祖某久蒙不韙荷我 列祖垂鑑已為昭雪改正茲者纂修實錄欲將前後奏辭備行採錄以垂永久朕念爾系守禮之邦且事關

君臣大義特允所請即命抄付史館備書于肅祖實錄俟後修新會典以慰爾籲雪先祖懇情○廣寧提兵李成樑設堡鴨江方山鎮越邊人民將侵耕我界移咨遼廣衙門請預行諭禁許之

甲戌

七年春正月右副承旨李珥上萬言疏極陳時弊及弭災進德之說 上答曰省觀疏辭可見堯舜君民之志善哉論也古之人無以加焉有臣如此何憂不治深嘉乃忠敢不書紳第緣事多更張不可猝然盡變此疏示

諸大臣議處且命膳疏以進○上以感冒久不視事羣臣問疾則荅以平安承旨李珥與同僚啓曰 祖宗朝雖有未寧之時不廢接見至今入對卧內故上下情愛無間矣君臣猶父子安有父母疾而子不瞻承顏色者乎請頻接臣隣于便坐無令醫官入診非但商量對症之劑亦詢修心養氣之術則於調保玉體大有利益而外人聞 上接見則亦知玉體不至大愆衆情胥悅矣此是 祖宗朝舊例故敢啓○上御丕顯閣接見大臣臺官

講官 上謂李鐸曰近來上則天變非常下則生民困瘁國家之事未知所底而顧予之德無寸進而有一尺退將何以濟事恐為後世子孫之憂矣如之何則可鐸曰自 上遇灾警懼與成湯無異方今國事不至甚失緣臣等無狀致此變異也白虹之變兵象也宜令備邊司兵曹同議擇將防備之事以應天戒○上御晝筵承旨柳典等請特召成渾 上曰予不知其人也金宇顥曰聞其人學問通明人君不可盡知其人而後召之也人以為

賢則至誠欲見見之而後命之以爵可也又
晝講言又灾異之事 上曰天人之理予未
有知其細陳之字顯極言天人上下流通之
理 上曰然但隋煬極惡窮凶上天無灾此
類予所未曉字顯曰古人言高宗與天合德
故纔有失即有雉雉之異隋煬無道與天阻
隔故漠然無應恐或有是理也其後 上每
問此理字顯又言天非有意而有灾無灾也
但人之有道無道便有天理流通阻隔之異
恐或有此理也 上曰此終不可曉後復問

李珣珣對曰天人之間只有福善禍淫之理
大無道之世無灾云者其說非是 上曰然
○上於經筵與柳希春李珣金字顯等論歷
代人主 上曰唐太宗與曹操何異希春等
曰太宗假仁而行與曹操有間 上曰太宗
弑兄殺弟滅其十子予每讀史至此輒掩卷
不欲讀今人所以稱太宗者只為有治天下
之才爾以予觀之雖或無才不能治天下而
心路平正則豈不愈乎希春等皆曰 聖教
是矣○二月 上謂李珣曰漢文帝何以不

用賈誼乎珥對曰文帝雖賢志趣不高見誼
 大言疑而不用耳仍言近日 傳教儘善而
 實效則未之見也 上曰何以則有實效耶
 珥曰自 上每以變通為難故終無實效若
 不更張無以為國 上曰若非 祖宗法則
 更張何難珥曰非欲盡變 祖宗法至於貢
 案乃燕山所加定非 祖宗法也臣非好為
 更張欲救民瘼也若欲改紀今日之政則必
 求有為之才若不效紀則求賢何用近日自
 上眷注盧守慎而守慎求退此亦有意焉守

慎少有善名前此未相時人皆曰此人作相
 則太平可期及居相位別無建明人皆笑其
 不職守慎雖欲建白 上意不欲進退狼狽
 似緣此求去也 上曰此可笑也此人建白
 予未嘗不從珥問 上曰聞前日經筵趙廷
 機言成渾一言一動必以規矩有之乎 上
 曰予方欲問而未及也成渾何如人也珥曰
 臣熟知之資質醇厚可以為善何至於一動
 一靜必以規矩乎但渾有病必不堪仕官
 上曰聞治心則無病學問之人亦有病乎珥

曰雖學問之人受氣甚薄則豈無疾病乎須
適其職使之上來可也待士之道可用則用
之不能用則許其恬退褒其節操使之守高
山林亦養士氣之一道也金宇顥曰渾不可
不台珥請以閑官兼經筵職時時入侍上
以渾未出身難之宇顥曰未出身者除官必
從大典者此指門蔭也若山林賢者則當以
格外殊待也招之以賢者而待之以門蔭非
用賢之道也為治須有根本今當廣聚賢士
以輔君德也 上曰試言之予資質何如可

以有為耶宇顥曰 聖質英明超出百王之
上加以以學問則天下之事無不可為 上
曰此言過矣珥曰 殿下英明寡欲決是有
為之資其不能善治者不為也非資質之過
也須自 上勉於學問明理知人然後可以
任賢使能惠及生民矣近日羣臣急請行鄉
約故自 上命行之臣以為鄉約太早也養
民為先教民為後民生憔悴莫急於今日汲
汲救弊先解倒懸然後可行鄉約也德教是
稟肉也若脾胃極傷糜粥不下則稟肉雖好

其能食乎 上曰當初予亦知其難矣今已命行而中止何如珥曰凡事自 上當躬率之不然則民必不從 上曰鄉約今命中止則民必不信珥曰既停鄉約而不舉養民之政則民必不信若舉養民之政則民必信之矣李珥又白 上曰鄉約自 上本不欲行故小臣一言自 上決斷如此以此推之小人之逢迎君意者宜乎言必見聽也 上曰予非不欲行鄉約也欲待民生蘇息而行之耳今人不度時勢紛紛論議不可也珥曰論

議之定亦有二焉君子得君設施當理國人帖然心服則此以善定者也小人當國張其威勢一言有異必被奇禍人莫敢違此以不善定者也今之國事無毫髮不受病痛治之可謂難矣然苟能至誠求治則豈有終不治之理乎今日羣臣多不以國事為意此亦理勢然也從前不事公而事私者雖得罪不過罷免而已勉於國事者往往被赤族之禍宜乎營私者衆而奉公者少也今欲使人勉於國事必須自 上奮發使人人曉然知 上

意在於必治可也 殿下若欲做唐虞三代之治則雖 祖宗法亦有不得不改者矣若欲小康而止則可遵 祖宗良法美意也今之所謂法 祖宗者只守近規之傳襲者而祖宗良法實廢不行此甚不可也○上問李珣曰雖有學問無才則不能為國成渾之才何如可以致治乎珣對曰自 上特召成渾人皆感激但未知 上意欲一見而止乎將欲任之以事乎才非一般有才智出眾可以獨當大事者有才雖不足而能用羣策者

成渾之才智出眾則臣所未知若其容量則可以用羣策矣但成渾雖來若不改弊政則亦未如之何矣○政院以日寒請於丕顯閣御晝夕講 上以非前例不許李珣白上曰殿下若只循尋常塗轍則決無振作之理丕顯閣進講是何重難之事而 殿下不從乎今日 殿下必須奮發大志一新政治作聳動一時之舉然後庶可挽回世道矣上以紀綱未振為歎珣曰紀綱之在國家若浩然之氣在一身也浩然之氣是集義所生

非一事偶合於義而襲取之也須是今日行一義明日行一義仰不愧俯不怍然後浩然之氣充滿流行矣紀綱亦然非一朝發憤而可立也須以公平正大之心施之政事今日行一善政明日行一善政直必舉枉必錯功必賞罪必罰則紀綱自立矣 上曰每入經席惓惓陳說治道可嘉矣今行何事可以為治乎珥對曰為治之道何能盡達乎大槩先定大志得賢委任可也沈義謙進曰 祖宗朝視羣臣親密無異家人父子故能盡啓沃

之誠珥曰若於羣臣親密無間則可以細知其情狀而得其取舍之正矣 世宗大王知人善任亦由知其情狀故也 世宗朝用人不問久近高卑惟其人器相稱故有守一職而終身者有超擢不日而至卿相者六卿百司莫不久任故庶績以成其於儒臣眷遇殊絕故臣隣咸懷效死之心矣夫君子愛君以德固不係接待之厚薄若中人則視君上待之之如何耳且臣因人聞御製詩甚有愁鬱之意 殿下何以不樂如許乎 上曰是何

詩試誦之珥誦詩曰孤抱難攄獨倚樓由中
百感不勝愁月明古殿香烟盡風冷疎林夜
雪留身似相如多舊病心如宋玉苦悲秋淒
涼庭院無人語窓外鐘聲只自悠夫人君有
南面之樂得人而任職則可以泰然和悅矣
殿下若有心腹之臣二三人則何至於含愁
拂鬱若此乎臣自聞此詩數日之間心亦不
安矣且近日經筵官每以勿觀雜書進戒吟
咏情性固是聖賢所不免而但著意詞章則
豈不有害於學問乎珥仍與修撰尹颺論學

問於 上前上曰學問固是根本但顏子學
問已至而亦問為邦今日豈無可為之事乎
珥起而對曰 殿下誠欲有為須痛革因循
之弊人情憚於改舊以為今日既行矣明日
何可卒變姑息如是則馴至於不可救矣是
時 上頻有微恙羣臣每進戒色之言修撰
成洛盛言修心養氣可以醫病之術 上戲
問曰如此則可以長生乎洛對曰然他日李
珥白 上曰上下皆失言矣長生是無理之
事也洛曰其時臣誤聞 天語以為長壽耳

上曰大德必得其壽者舉理而言之耳若修心養氣以求長壽則非王道也壽夭在天但當順受而已耳曰上教是矣但順受甚不易若毫髮自戕害則非順受也程子曰吾以忘生徇欲為深恥此言當留念也

國朝寶鑑卷之二十五

國朝寶鑑卷之二十六

宣祖朝三

乙亥

八年春正月初二日壬寅

懿聖王大妃

薨上謚曰仁順王后后方嚴守禮閭範甚飭輔導今上正始之助弘多上誠孝尊奉未嘗違忤及薨哀毀盡禮中外感動焉○二月上在喪次羸憊不能支三公率百官請姑從權進肉累日不允恭懿王大妃勸從廷請上許之然猶素膳○三月大妃薨引戒期上將隨輦三公啓以自上羸憊

不可從喪累日爭請 恭懿又懇請從之○
頒行新軍籍○弘文館副提學李珥辭職不
許珥以疾適黃海監司除副提學屬珥有疾
就醫京師累呈辭不許乃謝恩辭職曰臣竊
念經筵長官職在輔導君德維持公議非一
官守一言責之比也况今 聖上盡誠大事
哀禮兼至孝思之實聳動朝野此正 殿下
擴充善端進德修業之一大幾將順啓沃助
成允德責在經筵當擇第一人陳善格非以
冀薰陶之益此非愚臣所堪任請賜改差答

曰屢賜休告豈無其意爾今出仕予心良慰
陳善格非是予所期可勿辭○仁順王后喪
發引 上謂禮官曰臨下玄宮時予欲率百
官望陵而哭其令大臣玉堂議之副提學李
珥等啓曰禮有常有變躬詣山陵禮之常也
有疾攝行禮之變也五禮儀只道其常故無
攝行之儀闕外祇送儀皆禮之變也至於下
玄宮時全然無事此議禮之臣未及建白者
也自 上孝思無窮當此大事下教之旨允
合禮意傳之後世足為成法決無可疑也

上從之及望哭禮官告畢而 上猶號哭不
已政院大臣替入諫移時乃止左右侍衛莫
不悲慟○丙申祔葬于康陵是日反虞 上
祇迎于光政門外奉虞至于敬慕殿 上反
齋室○夏五月 上下教曰 仁順王后曾
臨朝聽政羣臣似合行喪三年令大臣禮官
議啓於是大司諫金繼輝謂大司憲柳希春
曰此事若誤定則爭之甚難不如固爭於初
也乃率兩司伏閣啓以為王后之喪自有定
禮今不可更議且以政院不逆啓為非并請

推考 上答曰當勿更議但子貢非不知三
年定制而獨行六年之喪人之所見容或不
同此事何至於兩司伏閣而又何必請推政
院乎兩司乃退李珥聞之曰 文定之喪亦
有此議尹元衡當國而尚無有以行三年獻
議者况今日乎大臣賢也則自謹於禮矣不
賢則自憚行三年矣如此之議十分無可虞
而兩司率爾至於合啓而爭 上教可謂當
矣○司憲府持平閔純請於卒哭後依宋孝
宗例以白衣冠視事 上命禮官議于大臣

國朝寶鑑卷之二十六
領議政權輿領府事洪暹則以為卒哭後視
事用玄冠素衣烏帶載於五禮儀不可輕變
左議政朴淳右議政盧守慎則以為白衣冠
正合禮意而事涉變更自下不敢擅斷惟在
斷自 聖衷上復教曰予欲從左右相之議
禮官與二公更議以啓於是弘文館上劄請
從白衣冠之制 上令博考古禮以啓蓋
上欲盡禮於喪故深納閔純之說朝廷舊臣
多不悅淳守慎請二品以上三司長官會廷
議 上從之弘文館歷考古事入啓且獻議

略曰必欲盡合先王之禮則當初上下當具
衰經如儀禮之制別造布帽布團領布帶以
為視事之服今既蹉過不能追復寧依宋孝
宗之制以白衣冠帶視事為近於古禮也若
玄冠烏帶之制揆之情禮有未安者宋高宗
朝羅點建白此制時喪紀廢毀易月之後純
用吉服故羅點此論猶愈於已也朱子君臣
服議辨論甚詳豈可不從朱子之論而從羅
點之議乎五禮儀撰定時參贊許稠只據羅
說為此制當時儒臣不能導 先王於正禮

至今志士慨歎豈可再誤於今日乎時廷議
 二品以上皆以為 祖宗時撰定行之已久
 非後嗣王所當變更也三司長官則大司諫
 金繼輝副提學李珥力持變通之論大司憲
 柳希春是衆議 上見羣議不快於意傳于
 左右相曰羣議皆言不可變更予難於獨斷
 卿等其善處之淳守慎啓曰五禮儀大槩皆
 從素色獨玄冠烏帶非禮今非大段更變只
 改冠帶玄色從素而已臣等之議從白色冠
 帶允得其當 上曰卿等之意甚合予心乃

從之其時儒者之論猶屈於舊俗閔純毅議
 從者只兩大臣及李珥金繼輝二人而已緣
 上心堅欲從禮故卒從儒臣之議○戊申
 上親行卒哭祭祭後服白笠白帶白靴還宮
 羣臣之服皆同一洗謬規其後有喪人不敢
 更議遵以為式戊申壬申之喪儒臣追舉珥
 議盡復古禮則閔純此論啓
 也○特拜李後白刑曹判書先是 上問朴
 淳曰刑曹長官每患不得其人請卿勿論職
 次高下薦其可堪者雖在郎僚亦可擢用淳
 對曰 上教如此不勝感激請退與同僚相

議奏名乃薦後白曰後白清白奉公可合此
任故特旨陞授○上於卒哭後猶未復常膳
三公率二品以上連日啓請 上引見大臣
侍從臺諫于便殿大臣朴淳盧守慎大司憲
尹毅中大司諫金繼輝入侍進啓請速復膳
上曰姑置此事只論政令得失生民利害可
也僉曰必也 上躬安寧可以有為今 上
久不復膳將生大病廷臣遑遑悶迫遑念及
此副提學李珥進曰近日自 上執喪盡禮
孝思之實感動中外臣一則悅服一則憂懼

悅服者以為自 上孝德如此推此而修身
治國將無往而不用其極此太平之基址也
憂懼者以為自 上元氣未完脾胃虛弱久
廢常膳將致重病也今者公卿百官廢職伏
閣此不可以威令止之必須自 上斟酌允
俞不然則百職曠矣羣臣將退 上呼珥進
前曰前歸鄉里仍拜監司久未相見矣仍問
黃海道民瘼而罷珥又因侍講書傳肯堂肯
構之文仍啓曰今人只以膠守前規為肯堂
此未可也以經文觀之其父定其基址而其

子構屋然後乃善於父業也以國家比之則祖宗創業多有未備者或時移世變多有可矯革者則隨宜經紀當乎義理乃是繼志述事也若只守其法不知變通因循頽墮是豈繼志述事乎珥因問 上曰曾聞 殿下謂侍臣曰予欲學問只緣多事未遑也此語誠有之乎 上曰然珥曰臣聞此言一喜一憂喜者喜 聖上有學問之志也憂者憂 上不察學問之理也學問非謂兀然端坐終日讀書而已只是日用間處事合理之謂也惟

其合理與否不能自知故讀書以求其理矣若只以讀書為學問則非也本於日用之間事事求合於理一政一令皆出於正此乃聖上之學問也自 上質義寡慾其於學問不為也非不能也然而即位數年無振作之勢臣民失望久矣今者孝思之德著于遠近此正所謂苟日新者必須日新不已擴充孝思然後臣民更不失望矣○贈故處士徐敬德議政府右議政敬德開城人家世單微業農桑貧甚敬德天資聰穎自奮為學嘗以親

命應舉登進士即拋科業不復試築室花潭
上潛心道義其學專以窮格為事或默坐累
日其窮理也如欲窮天之理則書天字于壁
既窮之後更書他字精思力究夜以繼日如
是累年恍若明透然後讀書以證之常曰我
不得師故用功至深後人依吾言則不至如
我之勞矣其論多主橫渠之說微與程朱不
同而自得於心充然自樂世間是非得失榮
辱不以一毫芥意家食屢空處之晏然一日
門生姜文佑來謁敬德坐潭上日已亭午與

之講論略無困悴之色文佑入厨問其家人
則自昨糧絕不炊云 中廟朝薦孝行除祭
奉不就 明廟朝贈戶曹佐郎至是朝議欲
加贈崇褒而朴淳許曄以其門人主張甚力
上謂侍臣曰予觀敬德著述多論氣數而不
及於修身似是數學其工夫亦多可疑何耶
朴淳曰敬德常言學者用工之方已經四先
生無所不言只理氣之說有所未盡故不得
不明辨矣 上曰此工夫終是可疑今人譽
之惡之皆失中矣李珥曰此工夫非學者所

當法其學蓋出於橫渠其所著若謂脗合聖賢則臣不知也但世之所謂學者多依倣聖賢之說中心多無所得敬德則深思獨詣多自得之妙非言語文字之學也 上從之有是贈○六月 上詣景福宮問安于 恭懿王大妃大妃下教曰即欲勸肉于 主上而堅執不從望三公啓請於是三大臣及侍從諸臣皆啓以請從 懿殿之勸 懿殿從而懇請 上始勉從之 懿殿別賜扈從諸臣酒肉 上勉從 懿殿之請而御素膳如故

○上御朝講謂侍臣曰四書集註多有未穩處欲稍刪削以便觀覽王堂可任此也副提學李珥曰此非臣所能獨當也學問之士不論出身與否使參王堂同議刪削恐得其宜上曰前日大臣使予招見成渾予亦欲見矣但我國規式未出身人不得參經席雖招賢者只一見而已有何益乎珥曰誠欲有為則雖舊例所無亦可變通恢拓規模也學問之士處以閑職輪日入侍經筵則於助成允德大有所益矣○上召對副提學李珥修撰金

字顯等珥啓閔純棄官歸田里賢者去國此可警省處也 上驚曰字未聞矣何故去也 字顯曰其人誠慤有學問真賢人也珥曰世習滄滄稍有直己之人羣恠聚罵使不得容其身此純所以去也以今時俗決無有為之望者自 上不為主張賢者何所賴焉且今時至誠憂國者極少國家事是人主之憂也 人主不可獨任其憂須得賢者而共憂之不可乎 上曰喪制衣冠事聞亦多以為非人心如此不可有為珥曰不特此一事人心

時習不好久矣 殿下若欲有為必多不悅而沮撓之者惟在 上心堅定則豈有不成之理珥又曰今日急務莫如勉 聖學以為出治之本而必得賢士朝夕啓沃根本立矣 曾請未出身人入侍經席而自 上難之此事須更問大臣而處之且承旨親入啓事乃中廟所已行也 成宗朝不時召見王堂直負名曰獨對此禮亦可復矣 上曰承旨親啓行之似難若王堂之官則當無時召見不必持冊進讀只可商論義理也近規則朝講

無接見大臣之時予意欲頻頻召見矣珥曰
此事甚美 上曰予欲親政大臣以為不可
何耶珥曰親政是美事大臣所宜將順想是
恐 聖躬觸冒暑熱辭不達意耳 上若親
政須用超遷久任之法皇朝羅欽順請用此
法而 中朝不克從我之 世宗用人以此
法故庶績咸熙今之官爵朝更夕變有同兒
戲百事不可做矣○大臣侍從臺諫入對請
從權復膳不許領議政洪暹進曰臣曾侍
仁廟接饗天使得竊見 仁廟手甚瘦黑意

謂因喪消毀如此恐難支保 仁廟果成疾
至於大故臣今見 上執喪尤切悶矣李珥
曰臣聞 成廟初欲執喪行素既久而自覺
漸憊謂羣臣曰素食果難予惟不近女色而
已乃進肉膳三年不近女侍此非誠孝不足
勢固然矣諒闇之禮既廢人君撻攬機務若
以素食致疾機務付之何人乎○上始親視
銓注以咸鏡道民生失所以監司不得其人
乃命適觀察使朴大立時李後白因事免官
家居特拜後白為觀察使○上視銓注謂吏

國朝寶鑑卷之二十六
曹曰勿用矯激之人務取淳厚之人金繼輝
聞之曰上此教是矣但人君偏主此意則
柔佞者得淳厚之名剛直者受矯激之謗為
害不淺矣○副提學李珥進聖學輯要仍上
劄子極論為學為治之道而末又別白變化
氣質之功推誠用賢之實指陳上躬過失
剴切懇惻累數千言上答曰所進聖學輯
要有輔治道深用為嘉翌日 上御經筵謂
珥曰其書甚切要此非副提學之言也乃聖
賢之言也但我不敏恐不能行耳珥曰自

上每有此教臣隣以為憂悶 殿下資質卓
越其於聖學不為也非不能也宋神宗聞明
道之言曰此堯舜之事朕何敢當明道愀然
曰陛下此言非宗社臣民之福也今 殿下
之言無乃近此乎珥自癸酉入朝始欲輯書
進規博採經傳子史三年而成書至是進之
○三公百官復請 上從權日三四啓不從
恭懿王大妃親詣 上前終日懇請 上始
勉從 大妃仍下教曰 主上近日寢睡不
安且有嘔證不能進膳予終日懇請 主上

不得已從之不勝感激羣臣皆喜而退○冬
十月 上親視銓注以特旨除金孝元慶興
府使曰此人在朝使朝廷不靖當補邊吏吏
曹判書鄭大年兵曹判書金貴榮等啓曰慶
興乃極邊接近胡地非書生所宜鎮守累啓
乃命換富寧府使又特授沈義謙開城留守
時二人角立之說紛紜不已 上意疑孝元
先作異自立黨為不靖故斥守絕塞以示譴
謫之旨義謙以 先后至親見重最舊故出
之陪都○上御經筵李珣講大學衍義克已

復禮章珣言顏子窮理素明於天理人慾上
白黑分曉故直從事於四字矣 上曰顏子
非但明知儘是有勇故能向進不已如曰舜
何人也予何人也此是勇處珣曰 上教至
當後世之人不能成就此學者正坐志不篤
也自 上既知其如此薦志勇詣則何所不
至近日自 上每發愛民之教羣下感動但
有其心無其政則民未蒙澤矣 上曰今日
民生比曩時何如珣曰比權奸當國時則浚
剝似減但貢賦徭役之規甚乖事宜若不改

國朝實錄卷之三十六
十三
轍雖日下憂民之教恐無益○上御經筵李
珥入侍因講義啓曰古者無學問之名日用
彝倫之道皆人所當為別無標的名目君子
惟行其所當為者而已後世此道不明於是
以行其所當為者名之以學問之士此名既
立反為世人所指目吹毛覓疵或指為偽善
使為善者諱秘遷就以避學問之名此後世
之大患人君須主張學問使俗流不得謗議
也學問豈有他異哉只是日用間求其是處
行之而已 上曰今日寒甚予則在廣廈細

糲之上豈有不堪所念塞上戍卒徹夜擊柝
耳珥曰 聖意及此生靈之福也不但戍卒
閭里凍餒者亦須軫念也○十一月 上夜
對侍臣講書李珥曰天理人慾間不容髮二
者初非二事人心未發時只是渾然天理每
於動處善惡分焉 上曰動者因氣氣有清
濁故善惡分焉天理人慾初非并立於心中
也珥曰 上教當矣但既分之後界限明甚
非天理則便是人慾 上曰所行雖善而有
求名之心則亦不可謂之天理也珥曰心欲

國朝寶鑑卷之二十六
十四
求名而矯情為善則是亦人欲也承旨鄭彥
智曰此言然矣但求士於三代之下惟恐其
不好名好名之士未可深非安知非作之不
已乃成君子乎珥曰初雖好名而後日改心
務實則可成君子若終始好名則無其基本
矣安得成君子乎彥智之言有為而發也今
世之人以放心為惡者為務實而不深斥若
見為善者則必疑其偽惡好名不惡好利故
彥智之言矯時俗之弊也由學者心術論之
則好名之恥甚於穿窬由人君用人論之則

好利者不可用好名者不可棄也但不可柄
用耳 上曰好名之士能讓千乘之國而簞
食豆羹見於色其無根本如此且好利者不
能欺人好名者善於欺人其弊大矣古人所
謂求士於三代之下惟恐其不好名者此言
有為而發未見其穩當也珥曰 上教當矣
但為善者與好名者辨之甚難若見為善者
而輒疑其好名則無好善之實矣此不可不
知侍臣將退 上乃講論古今事變反覆良
久至論唐太宗殺兄處 上曰不知天下是

外物故至於殺兄可哀也已珥曰 上教至矣聖人固以天下為外物也然而聖人憂天下之憂不啻如己之憂未嘗以為外物而不之省也○十二月是歲遣謝恩使洪聖民兼奏請宗系弒逆已辨誣等事情增入會典新書禮部尚書萬士和等題曰朝鮮國王痛其祖之冤而奏辨至於再三但前既奉有 明旨王言一出昭揭宇宙信如四時誰敢輒為增損宜將該國前後奏詞纂入實錄俟修會典為之許載為便奉 聖旨是禮部欲以此

意請降勅宣諭順付使臣聖民聞之因辭于禮部曰事未完了徑奉諭旨以回使臣所不敢為也禮部從之

丙子九年冬十二月賜故贊成李滉謚文純賜故判書金淨謚文簡皆遣官致祭

丁丑十年夏四月始定大院君嗣孫世襲之制以堂上官世奉其祀○遣謝恩使尹斗壽金誠一等奏請宗系改正事時謝勅諭恩燕為辨誣送也○弘文館副提學柳希春李希春世居海南縣孤蹤奮起以文學顯當乙巳士

國朝實錄卷之二十一
十一
禍之時配鍾城二十年而量後逾年而上
即位蒙赦復用其在謫也覃思著述夜以繼
日塞俗少識字者因希春教誨士多學文自
此始及還朝久侍經筵至誠啓沃上悅其
精博動輒詢問所對必援據古昔無不哲然
上稱其奇年老乞退辭章懇懇上輒加眷
留賜資優洽退歸之後復除副提學辭不許
至是特進階資憲復下旨曰念卿久病惟懼
特陞資憲卿不可不來謝也矧今春服既成
風和日暖行程甚穩宜速上來以副予意希

春得旨感懼欲謝恩而退既至病作遂卒
上驚悼命贈左贊成○恭懿王大妃弗豫
上命八道疏放罪人 大妃白于 上欲復
柳灌柳仁淑尹任瑠職牒 上難其事問于
大臣大臣權輒等依違回啓不敢盡言 上
只命還給柳灌柳仁淑職牒○冬十月妖星
見於西方光芒數十丈似彗非彗見者驚恠
上以星變巡訪羣臣○京畿大水漂沒人居
江原道地震 上以灾異疊出下教自責令
政院政曹滿滌舊習各盡職任○十一月命

削乙巳之勲復尹任黃瑄桂林等官爵○王
 大妃薨禮官稟服制于大臣領議政權輿不
 議于他相自以其意引宋高宗服元祐皇后
 孟氏之例定 主上服齊衰杖期於是三司
 及從二品以上皆爭論以為 主上承 明
 廟之統 明廟奉 仁廟之統承統為重當
 服三年之喪 上乃定行三年○十二月下
 教中外布告削偽勲之意教書曰國家值不
 幸之運羣兇肆毒於曩時人心有難誣之理
 公議獲伸於今日諭予意於中外昭國是如

日星在辰巳之兩年痛 勲華之繼陟茲人
 不逞禍心無厭尹元衡以猥偷之性稔鬼蜮
 之謀既憑肺腑之親兼據城社之勢挾私憾
 於尹任久懷吞噬之志顧所憚者儲宮未施
 賊害之術嫌成大小之說漸非朝夕之故謂
 武夫之何知乃信然而旁伺當 仁廟在位
 之時無間可乘及 龍馭賓天之後惟意自
 恣 明廟以介弟入承統緒攸正 文定以
 母后權臨宗社是賴有血氣者共戴一天為
 臣子者孰懷二志敢造言於無疑之地實欲

逞其積憤之冤元惡豺咆羣姦蝟起芑與百
齡迭為心腹磁及順朋互相羽翼托密旨以
脅外朝屢彼臺臣之折遣妖妄而撼內聽潛
成市虎之讒欲加罪而難其名始倡不自安
三字旋聚謀而為之辭終陷大無道重典柳
權抑仁淑顧命元老帷幄名卿咸守正而不
撓以異已而就戮瑠亦何辜任之近屬亡命
祗偷生詐望視死如歸彼孽非自作實緣指
無為有搆成禍寗文致大獄誘德應而免死
俾誣其服教毛麟而說言遂以為證講張眩

惑鍛鍊羅織畏清議之間設掩衆正而盡劉
至如鳳城君之罹禍亦由金明胤之誣捏流
言無根成王之所未及知讒人罔極慈母之
所以見疑致維城之斯毀雖同氣而莫保尤
有痛焉不忍言者梓官方臨外家之血肉狼
藉囊書偽撰內庭之拷掠慘毒非徒肆誣於
內殿實是幸禍於孝陵有擢髮難數之罪無
一毫可紀之善習制君父敢唾銅盤之血
污辱宗祊至勒鐵券之名神人之交憤極矣
邦國之不亡幸耳然而白日中天雲霓漸釋

寶鑑當空魑魅莫遁肆 先王開悟於末年
痛姦兇欺蔽於初服量移遠謫之臣稍釋連
坐之孥雷雨之澤未霈存沒弓劍之痛遽纏
臣民予以眇末之資叨守艱大之業仰體
皇考之志親承 慈后之教當丁卯之權同
收用舊人逮庚午之廷諍略採公論李苞鄭
順朋林百齡鄭彥慈等奪其官爵柳灌柳仁
淑等滌其逆名丁未己酉彼罪之人復其職
牒還其籍沒一國之人雖欲盡革 先朝之
事未敢輕議顧輿情之益激抑天道之必復

矧 東朝親經變故在當日痛燭情狀乃於
一疾之彌留命雪四人之冤枉予於是詢及
大臣即命還灌仁淑職名惟任瑠事體至大
猶且持疑第以國言未已衆怒有甚於水火
玉侯惟幾慰懷匪在於藥餌事求其是天不
容偽茲於十一月二十八日命給任瑠職牒
革罷衛社功臣收其錄券亟達 懿殿且荅
羣情不吊降割未及頒教深摧痛越茲布
告於戲伸冤討罪既終 先王之意開國承
家永絕小人之禍故茲教示想宜知悉 上

始命頒教大提學金貴榮製進詞意拙略
上曰此是國家大事當詞明義備以曉中外
豈可草草如此乎乃改命李後白製進

戊寅

十一年春二月奏請使黃琳回自京師禮
部覆題該國適年奏請蓋深避不韙之迹亟
伸先世之究其忠孝至情委為迫切我皇
上復許增入待書成頒到不必更憂脫漏奉
聖旨是故移咨知會○夏六月賜慶士成運
米又賜鷹上以終始辭官高其風節至是
特旨賜米又以年老不堪茹菜賜鷹備獵鮮

運上疏辭謝○秋七月上御經筵右相盧

守慎入侍因文義論驕字承旨姜緒言殿

下蔑視羣臣凌駕一世許多病痛皆從驕字

上來守慎曰姜緒所言在敵以下受之猶難

竊覲天顏無厭聞之色古所謂君仁臣直

者也上曰緒之質直予素知之矣○八月

上出幸時見一小童在鹵簿下以為觀光童

孺也更諦之乃軍士也為之惻然下教曰如

許兒童心欲不離慈母懷抱執戈之役豈其

所堪予見此兒心懷不平夜不能寐予以不

國朝寶鑑卷之三十六
敏叨居君位致有此事尤可恨也兵曹其點
閱軍士如有年未滿則皆可送還待年立役
也予寧失數千之卒不忍使兒童立役也於
是兵曹乃募軍卒使之引年退歸而軍士幼
稚者恐還鄉之後守令更定苦役願歸者小
矣○九月以金繼輝為大司憲繼輝見上
後宮諸子漸長而儲嗣未定入侍經筵請選
經明行修之人以為師傅責以輔導上雖
不即許未幾置師傅教王子卒如其言○冬
十月改修孝陵初乙巳羣奸以仁廟為未

逾年之君減殺喪禮山陵工役多不謹至是
命修改乃夷其封改安石屏等物

巳卯十二年夏五月知中樞府事白仁傑上疏
陳時弊首言載賜祿米 聖恩殊絕老臣感
激不忍默默先陳 祖宗以來名變之大者
後及當今致災之由又言 殿下英明才氣
首出庶物而治效蔑聞請陳 殿下受病之
根又言臣前侍經席老耄昏暗不能仰答
聖問退而聞同時入侍之言 聖教有曰今
時朝廷何如此正老臣所欲言者也臣在草

野竊聞搢紳間有沈義謙金孝元分黨之說
 當時大臣與近臣議作鎮定之計落於經席
 兩出補外然朝著不靖浮論雲興稍涉於義
 謙儕輩者指謂之西稍涉於孝元儕輩者指
 謂之東朝士皆入指目之中駁論一人則眾
 必譁然曰某是某黨故被駁也薦用一人則
 眾必譁然曰某是某黨故被薦也無不指以
 為私情而臺諫銓曹亦不能措手足為士類
 者雖欲慷慨論劾恐上疑其相攻擊也下疑
 其斥已也東西二字是亡國之禍胎也士之

特立者世不多見而庸碎闖茸者亦不可用
 則今日可用之士皆入東西之目矣以東攻
 西不可以西攻東亦不可若欲盡斥東西則
 是空殿下之朝廷也必須調和使之同寅
 協恭者其君子之論乎又言趙光祖功德宜
 從祀文廟又言飭邊備修軍政繕器械論西
 北山戎南邊海寇事疏凡數千言上優答
 之令政院謄書一本入內備覽焉○以金誠
 一為司憲府掌令誠一在近侍論劾貴近人
 多畏憚稱為殿上虎河原君瑄以王室至親

淫酒縱恣侵害閭里誠一捕繫家奴重刑之
 宮家怨怒而不敢言 上於筵中問近來廉
 恥道喪何為而然耶誠一對曰有為大臣而
 亦受人賄贈者廉恥之喪無足恠也時相盧
 守慎在首席出而伏地曰誠一言是也臣之
 族人為北方邊將以臣有老母寄以小貂裘
 臣受而遺母矣 上曰臺諫直言大臣引過
 可謂兩得之矣臣僚能相責勵如是則國事
 可為也守慎亦厚謝誠一不以為忤○秋九
 月叙復尹斗壽為延安府使斗壽辭朝之日

上引見慰勞問曰何以治郡對曰延安民好
 訟簿牒甚煩臣才劣望輕恐不堪也 上默
 然良久曰予之待卿不以外為間卿亦勿
 以內外為貳齟煩出守後當復召斗壽退而
 語人初意當久別 天顏欲一仰望而及聞
 天語丁寧感淚如泉竟不敢仰視矣斗壽與沈家最親又於乙亥排斥金黨過當論者指為濁亂始扶植卒又貪昧至於校劾而
 ○知中樞府事白仁傑率仁傑字
 士偉號休菴仁傑老不任事雖在京士大夫
 不之重仁傑不以掛意祿米騶直皆歸之道

峯書院命駕往來宿留以寓景仰之懷至是疾篤上問賜醫藥及卒下教曰賢宰卒逝予心驚動吊賻加厚仁傑高邁踈曠慷慨有氣節卓然志不在溫飽初師趙光祖景慕心服終身如一自乙巳之難冒萬死抗危言他人莫敢先直聲振乎一時姦黨亦懾憚不敢肆其忿同時得罪者竄死相望而仁傑止於中道定配五年而放歸田里雖積年困窮而未嘗挫志晚際登庸雖復齟齬而忠義之心白首不渝因事獻替必極其意年踰大耋猶

講學矻矻晝思夜索非性命之書不讀處家貧儉服食粗疎凝塵滿席而不屑也上重其風節終始眷顧不衰

庚辰十三年夏四月以鄭逮為昌寧縣監逮律身甚嚴謹於禮學聲名日著屢除官不就至是始拜命赴縣上引見問其所學且問治郡何先對曰先修學政上曰爾得名不虛矣慰諭以遣之○秋九月領敦寧府事潘城府院君朴應順率應順以王妃之父少無干政之習恬靜自守居宅不侈人不知為國

舅也○冬十二月以成渾為掌令 上疾愈後聘名遺逸舊所不至者朝野欣喜成渾辭職不至 上三召不置因下教曰此人有病不可冒寒登途命給馬轎上來○李珥承召入京拜職即引見于丕顯閣啓曰 殿下春秋鼎盛雖有微恙意謂不久復常而去月違豫舉國驚動無乃調攝或失其宜乎伏願清心省愆以保真元之氣 上曰久不相見無乃有所欲言者乎珥拜而對曰 殿下大病之餘善端開發彌令之下悅服人心臣民之

望無異初服目今生民之困日甚一日世道人心如水益下若因舊守轍則決無有為之望必大加振作盡祛宿弊然後庶可為治朝廷之上紀綱大壞大小之官不思其職已成風習此不可以一時威力治之必須自上堅定求治之志收召俊乂集于朝廷各觀其才擇授可合之職委任責成持之悠久則國事可整而治道可興也人君欲致賢才則必先修己何則賢才者不求富貴只求行道人君不先自修則賢才必不為之用而求富貴

利達者充斥朝廷矣是故修己為用賢之本也古者為官擇人久任以考其績今則為人擇官不論才之當否而惟以多歷清要為榮故朝遷暮移一人盡經各司如是而求其不壞厥官者未之有也若不改此謬規則治道無由成矣上曰臺諫例以避嫌數易故他官亦數遷避嫌之規古史亦未之見也珥曰此是近日弊習豈見於古史乎又曰人君如有所欲為則必採衆論衆論盈庭而擇用則必出于一若使衆人各行其議則反致騷擾

政出多門矣今者雖論議畢陳而自上必倚仗一二人可任經濟者擇其中而用之使論議出於一然後可以漸升治道矣上曰今之三公豈易得乎予每事必咨而行之非不擇用而近日政事終無所成殊可怪恨珥問上曰自上加恩禮於成渾近古所罕未知上意欲用其人乎抑欲一見而止乎上曰成渾之賢予已聞知第未知其才如何珥曰才非一般有可獨任經濟之責者有好善而能用羣才者成渾之才若謂之能經濟

國朝寶鑑卷之二十六
三十一
天下則過矣其為人也好善好善優於天下
此豈非可用之才乎但痼疾在身必不能堪
憲官之職此人必須付之閑局時使入侍于
經席則必有啓沃補益矣又陳黃海道弊瘼
請減田稅之半革軍卒赴防之弊革魚鹽疊
籍之弊移粟以賑饑民命有司採用

國朝寶鑑卷之二十六

國朝寶鑑卷之二十七

宣祖朝四

辛巳十四年春正月掌令成渾承旨入京以病
不能拜命辭職 上遣醫給藥渾屢引疾請
解官 上命適職仍教曰待病差予欲見之
不可以適官之故徑先下鄉也○上夜對丕
顯閣承旨洪渾曰天寒如此自 上宜加意
調護 上曰予身雖病自可調理每念遠方
戍卒何以堪苦因誦詩語云綠樹碧簷相掩
映無人知道外邊寒金宇顯曰 聖念憂民

國朝實錄卷之二十一
如此真堯舜之言也推此心而無間斷何事不成○成渾以宗廟令拜息 上引見于思政殿語之曰聞名久矣大道之要可得聞乎渾對以古今帝王為學之功 上復問以古今治亂時政得失及拯濟生民之術渾隨問以答 上曰欲見顏色其勿俯伏渾起坐上曰無以予為寡昧勉留救予過失是日渾已上疏求退 上於座中取覽其疏曰何以求退乎再三慰諭使之勉留○賜成渾米豆侍臣有言渾在京絕糧請給祿 上問大臣

如何盧守慎對以給祿恐無不可金宇顥入侍言給祿非宜特以周急之義賜米豆 上從之渾上疏辭 上答曰周之則受古人之道也可勿辭○三月以成渾為內膳僉正渾上疏極言時政得失其疏曰臣山野樸愚初無寸長蒙被 聖簡待以優賢之禮數年以來恩遇采隆有非凡庸所可承當臣自懷慙懼抵死辭避而趣召愈峻不敢逃遁冒昧至京日俟罷遣乃蒙召對眷顧尤異臣以蟻蝨之微分甘溝壑誠不自意親近 日月之光

國朝實錄卷之二十七
獲承絲綸之音榮幸無比 天恩浹骨退而
感激通宵不寐雖湛身碎首莫報天地之恩
撫躬不逮驚顧靡遑且伏惟念詢訪之旨首
問大道之要次及治亂之原時務得失生民
困瘁靡不咨諏終之以虚心從善之教俾言
袞職之闕大哉問也至哉問也內聖外王修
已安民之道無不畢備自非學通天人明識
時務則莫能對揚休命今以臣之不學而敢
當之哉臣竊伏搢下有以仰見 聖心欽明
如日方中虛懷引接無所偏倚若使醇儒大

德進承此對則發微詣極感通契悟必有旋
乾轉坤之功豈非吾東方一大機會也愚臣
無狀叨冒至此兼是羸病昏耗震懾 天威
迫於疾作仰荅之際辭不明白曾未足以殫
臣欲言之志追思愧慄慨然自歎極知荒陋
無以少展涓埃之效方欲乞身而歸然猶以
詢訪之下未盡所懷為恨敢就四者之目掇
拾敷衍以申一得之愚若夫 天聰之所厭
聞朝貴之所深嫉則臣愚不敏不避忌諱伏
願 聖明俯察邇言或加採擇焉臣惟大道

國朝實錄卷之二十七
三
之要其旨遠矣道體無形真見絕鮮然根於天而立於人體之身而達諸事實理充塞上下昭著默而通之左右逢原初非窈冥之謂也蓋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之以為心即所謂道之大原出於天者而率循之則只是一條路自源頭直下來耳人之一心萬理咸備大本達道流行動靜何莫非天地之中而秉執之常也然道之全體雖極高遠而實貫乎日用淺微之間必升高自卑行遠自邇然後階級不差可以循序而漸進矣是以聖

人之教不先於高遠而必始於卑近不過使人反以求之一言一動之際持守誦習之間博之以文開其向往之端約之以禮篤其踐履之實漸次經由時習積累潛心默契深造自得則一朝而貫通焉耳臣之淺見未領其要然於學者求之之方竊嘗有志而略識門庭請先言修為之方以為進步之地可乎臣聞始學之要必先立乎其大者收拾身心保惜精神專一凝定使志氣常清而義理昭著此孔孟以來第一法門也然聖賢傳心之法

雖有定本而又若無定本者焉蓋精一執中
明善誠身上下一揆定本之謂也人非上智
誰無氣質之偏乎氣質之偏若有餘於此必
不足於彼一長一短不能相及以此局於小
而蔽於私雖欲奮厲而進其道無由是以善
學之人必先究吾身病痛之所在損其有餘
補其不足人人異法初無定本若四勿敬恕
之異旨由求進退之異訓隨人而不同是也
夫如是故必須切問近思知要守約察病加
藥的有切已之功然後精一執中之學有所

據而進不然則雖有美質不能成就人方指
為偏短而欠缺者已則自以為有餘而怠忽
人方以為偏長而厭之者已則自以為可喜
而篤好虛實相反以水濟水彌益其疾矣所
謂氣質之偏者有是德則必有是病有病而
不治者天下之至患也人言所及忌諱之最
切者其疾之最深者也氣質之蔽其害至此
而不知反則終至於有是病而無是德矣可
不戒哉可不戒哉此臣所以輒舉矯治氣質
察病加藥為進道之要也大抵朱子以後講

學明備義理不患不足而所患者實心不立
根本未固耳真心既立竭力向前則聖賢一
語為終身受用而有餘苟為不然雖高談性
命妙入玄微而於吾身心有何干涉乎凡戶
所迷皆腐儒常談固無新奇之說然於培養
本根平實切密之功恐不能無少裨益而所
謂保惜精神專一凝定使志氣常清者非但
為養心之大法實為養氣養生之至訣古之
聖王所以命哲命歷年者皆由於此矣嗚呼
美質易得至道難聞三代以降豈無美質之

君而徒為偏霸之王不聞大道之要者由不
知及身之學故也臣之愚陋必以矯治氣質
進言於黼座者其意有在而其心誠切惟
聖明之留意焉臣惟古今以來一治一亂又
矣治亂出於幾微之分幾微係於人主之心
以一心之明暗而用人之邪正由焉以用人
之邪正而天下之安危判焉夫世道之消長
易見而至微之本心難守民情之向背可知
而一念之好惡靡常甚可畏也是以克勤于
邦不自滿暇者禹之所以自治也任賢勿貳

國朝寶鑑卷之二十一
去邪勿疑者舜之所以用人也三代之隆皇
建有極明良相遇君心正而國定上下交而
成泰治化之盛蔑以加矣降及中世亦各有
才以君德之大小而為得人之盛衰如漢唐
宋賢主之為君蕭曹鄧賈諸萇房魏姚宋趙
普之為臣揆之大道雖有不逮而皆匡時救
亂濟世安民非後世之所能及也至於符秦
之於王猛宇文之於蘇綽亦相得無間足以
建立攻取為一時之雄唐之武皇周之世宗
皆英烈之主也必得李德裕王朴委任勿貳

然後能決策制勝以成其志此亦不世之遇
也蓋用賢人主之職也賢才有國之器也良
工不能以鈍器善其事哲王不能以駑才成
其績是故能用人則人君雖或凡庸亦足以
維持其國不能用人則人君雖無失德未免
危亡以衛靈公之無道宜喪也而能用三賢
國以之治宋理宗之夙興夜寢修飭如儒者
而不能用賢終信小人宋卒於危亡許衡有
言仁慈禮讓孝悌忠信而亡國敗家者皆是
也臣嘗以為過言及歷觀古史如許氏之言

國朝寶鑑卷之二十七
者信有之矣可不懼哉然則任君子則治任
小人則亂者古今天下不易之定理而君子
小人進退消長之分又係於世道之升降焉
善哉崔羣之告其君曰人皆以天寶十四載
安祿山叛為亂之始臣獨以為開元二十四
年罷張九齡相李林甫此理亂之所由分也
羣之言其可謂至論矣欲觀治亂之幾者誠
不可以不察也臣又惟君子小人之辨自古
以為難然張浚朱子之論發露其情狀至矣
真德秀編之於衍義之書者又極備矣臣何

容贅說臣竊以亂世之小人易知平世之邪
臣難辨平世小人才局最長罪惡未著不如
亂世之臣極其貪縱驕虐其迹易見也是以
時君悅之俗士趨之能以隱微巧中君心善
得於君肆其邪志焉聖人所以深惡而痛絕
之者以此也但其不悅古道忌嫉賢才務自
封殖不憂國事者其揆一也若察其心術之
微觀其言色之際則自有臭味難掩其邪人
君若能自正其心則何難辨之有哉古今治
亂之效臣既略陳於此請以宅心圖治之要

國朝寶鑑卷之二十一
終其說焉古之賢王莫不恭儉好善平心和氣以為揆世御物之本焉恭儉則欲寡而本源澄清好善則從諫而見理愈明心平氣和則湛然淵靜清明閑泰精神內守而客氣不撓氣血順軌而喜怒不溢應事之際惟見是非不見利害以義理為權衡而已不與焉夫如是故修身尊賢安民而化興矣嗚呼治亂成敗之理其幾甚明忠賢見之先事言之則多不見信事至而言則欲採無及自古敗亂未始不由此也惟 聖明之留意焉臣惟朝

廷時務得失之說則賤臣在野無所知解然曾於榻前以賢邪無別旅進旅退無有任國事者略舉其端矣臣請得以推其說焉夫醫病者必知病根然後能施對證之藥以祛其病苟不知病根而但曰藥石而已則鍼砭雖具而回生實難矣今之國事網維解紐百度廢弛生民憔悴四方蹙蹙傷和台診災害並至其故何哉豈 君上無道而害於政乎豈權奸蠹國而貽害生靈乎二者俱無是也而形證之見於外者一至於此 殿下曾究此

國朝寶鑑卷之二十一
病根而思其對證之藥乎臣愚淺見竊以為
賢才不用而國無委任之臣故也天下之治
固出於一人而天下之事則非一人所能獨
任也 殿下雖聰明睿智卓冠百王亦安能
獨治國事乎古語曰才不借於異代天生一
世人自足了一世事今之時雖人物眇然若
以誠求之則千里之國豈無一世之才乎惟
當就其中拔其尤者而用之耳古今天下懷
才抱道者有幾人乎天生賢才使之有用故
明君必知而舉之與之共天位治天職相信

如符契相親如父子然後修明政教以為安
民之化焉今世雖未可謂必有真儒亦豈無
有才有學之士哉患在不能知而舉之耳大
抵志於富貴者流俗之徒也志於道義者君
子之徒也舜跖之相去甚遠而其分乃在善
利之間不多爭也第君子之徒未必無病痛
或有迂濶者或有過激者雖有此病終是善
類而各有長處 殿下誠有志於治國則當
就君子之徒察其病而賞其才刮垢磨光隨
其高下而用之可也奈之何好善而無疑其

國朝寶鑑卷之二十七
十一
好異惡惡而無愛其順從其於用人之際必
擇其模稜罷軟循默無能者而寵擢之此類
充斥高顯之位故每有特命有識莫不憂歎
而鄙人皆曰某公命達故官日高矣絕不聞
稱其德也噫孔子論服人心不過曰舉直錯
枉而已舜舉十六相罪四凶而天下咸服者
以舉錯得宜也今 殿下所賞拔者每出入
望之外人心何由而可服庶績安得而不隳
哉 殿下之意必以為儒士好異有過激迂
踈之病用之則必不安靖不如流俗之人循

塗守轍可以易使自可集事無矯激之患也
殊不知為政在於得人不得人而能治者無
是理也流俗之人素無志尚唯愛官爵其從
政也只能按文簿應故事以不失其窠座而
已以之掌銓衡則先私後公不知以人才為
已任以之講禮文則才劣識暗不知義理之
所在以之主獄訟則唯視請託以之議弊瘼
則只守前規平居所念惟在於利其身而視
國家之安危生民之休戚茫然不入於心使
殿下之國事不能進尺寸而日趨於委靡潰

殿不可收拾之地者皆此輩之所為也 殿
下曾莫之察而方且以為官高則德厚恭默
則和平優崇褒重執風草之勢以驅之馴至
視效成習士氣日卑而其流之弊將至於遺
君後親而莫之顧矣豈可忍言之哉 殿下
不究病根之所在而只憂國事之日非國事
之非豈有他故今此之病人莫不知而 殿
下獨未之聞者今之朝廷憂國者鮮皆恐此
言一發 殿下覺悟而失其勢利則孰肯言
乎間有一二忠賢憂時慷慨而亦不敢言者

良由不能見信於 殿下徒為斷斷而無益
於事耳如臣一介孤賤草野之人痼病在身
決無進取顧藉之望臣若不言則終無言者
臣寧言而得罪不忍不言而負 殿下也嗚
呼自古為國者豈必盡去小人乎小人亦有
才者也只是擇任賢相魚水相歡而小人亦
各以一才一藝展效其能也今之具臣豈可
一一斥去乎只可委任君子使主國論而有
才者亦各為能臣使之稍遵禮法為清朝之
士大夫耳若今之大臣一二人則固是人望

國朝寶鑑卷之二十七
第才非經濟志不當事但得醇謹自守時獻
微益而已以之坐鎮雅俗則可矣以之匡濟
時艱則非所能也其餘高官以希次補於後
者舉非清名之士無有繫民望者 殿下宜
與大臣慎簡有才德者豫養而待之誠今日
之急務也至如六卿之列亦須登庸有志之
士參錯其間與之維持則時事庶可漸變矣
堯之治天下以不得舜為已憂舜之治天下
以不得禹臯陶為已憂今 殿下不憂得人
而但憂時事之不治則憂雖深而無以解其

憂矣至於紀綱之頹敗如江河之潰決上下
內外不可隄防非一朝一夕之故矣朱子曰
紀綱不能以自立必君心公平正大無偏黨
反側之私然後紀綱有所繫而立今求所以
整頓綱維大振頹風者其不繫於 殿下之
一心乎宮闈之內外庭之上人人徇私而不
徇公義意欲所在千塗萬轍經營計較必得
而後已所以公道日喪國法不行誠可寒心
殿下其可不正身率物杜塞其源乎嗚呼朝
無敢諫之風國無仁賢之托玩愒天工架漏

國朝通志卷之二十一
十一
度日民生困苦而邦本扞捏則莫大之憂或
生於防慮之外者未可知也誠使 殿下深
信先王之大道察納莊士之讜言好其剛毅
正直引君當道之臣而進之惡其容身固位
無所撓拂之人而退之則本末交修治具畢
張而紀綱可立民生可安矣惟 聖明之留
意焉臣惟生民困悴之說則臣親經歷備嘗
疾苦其所以知之者深矣竊以我東之域山
川林藪十分而七土地瘠薄物產不興人民
稀少生理蕭條誠天下之貧國也近年以來

風俗奢侈公私之費日洩於華麗之習者固
已大踰其物力之公矣而况賦役之重在古
無比四民之中農為最困且諸色軍役苦歇
不均近緣政失便宜民無恒產歇者僅存苦
者流離侵及族隣輟轉蔓毒一人逃役闔里
盡空根本日傷元氣日耗有不勝其憂者矣
差科之下逮捕之際驅催程督愈深愈酷遍
及於深山窮谷之中哀我赤子憔悴於窮餓
之水火愁冤痛苦有不忍言豈但監門鄭俠
之圖為可流涕而已哉臣每聞比隣烟火久

絕追呼旁午未嘗不感然動心而彷徨太息也臣聞故老之言祖宗朝貢法簡而不煩至燕山荒淫昏採大張暴斂斯作乃取祖宗時貢案而毀之以籍人口自是之後相承七十餘年莫之敢議認為先王之典使當時嬖倖流毒百姓者迄于今而未已豈不痛哉近來臣僚或有論及於此者則殿下監于成憲慎於改作又慮更張之際重為庸人所擾常若不喜其說者任事之臣無深謀遠慮樂於因循凡有違白例必報罷其間幸有或

命施設者而不擇能手委之非人徒擾舊章未獲新益聖心益沮尤無有為之望以致坐視吾民之困而莫之救胥吏因之恣其奸利竭生靈之膏血無有紀極嗚呼由今之道無變今之法則雖使孔孟論道於內亦無匡時救民之術龔黃接武於外亦無承流宣化之地矣自古更張變而之善者常少變而之不善者常多固天下之至難也殿下慎重其說不欲人人輕有論說亦宜也雖然損益沿革之理求之史傳有自然乘除之勢無世

無之正如天地之運寒暑晝夜代序往復推
舊而致新然後生意自然接續而化育流行
焉夫聖王之法盡善盡美因時制宜無以加
矣而又則弊生者亦理之常也必有損益變
通以繼其後然後聖人之心長存不死仁愛
之澤萬世賴之若夫 祖宗之心即聖王之
心也豈欲使斯民久困於弊法之中而莫之
救耶且 先王良法美意多廢不行而後人
添設科條以為聚斂病民之制者守之益固
此又豈務遵成憲之意耶臣愚狂僭敢願

聖朝毋先有適莫之心唯取事理之中一以
安民為意詢訪大臣極加稱停別立一局名
之曰革弊都監以大臣領之其僚屬極一時
之選凡 祖宗良法廢而不行者修舉之
而弊生者損益之重斂之害民者去之新法
之利民者行之會計國家一年經費凡式貢
之法量出為入稍存贏餘以備不虞為准而
賦之於民僚屬分司八道使之巡行郡縣審
覈戶口田疇之多寡物產之有無均敷平定
曲盡周詳而小縣之可併者併之冗官之可

去者去之則賦役之歇什減五六而田里之
氓皆得安其生業矣賦役既輕則民無流亡
而兵政可修矣此今日救民急務之第一義
也臣又惟中國歷代之制以戶口多少分為
郡縣故或戶口不滿其數則自州而降為縣
者有之我國則不然或以小縣之地而為州
或以大州之地而為縣初無定制差科之出
則率以州縣官秩高下而徵之是以地小之
民不勝其苦其為不公不平莫甚於此亦宜
通考整理斷以戶口田疇之實則庶幾少弛

倒懸之急以解剝膚之灾矣此亦今日救民
之一端也今日任事者言及救民之策則以
為張皇過計之憂莫肯念聽臣請得以明其
不然古者公私皆有蓄積故若無三年之蓄
則謂之國非其國今者國儲不能支數年而
民間則自新歲已無龠合之藏只仰官糶待
哺於升斗之間至於去年大侵而西道不能
收糶又無公儲可救餓孍脫有連歲之歉則
未知 聖朝將何以救民乎民之至畏者死
也必不肯坐而待死則相奪未已必至於相

食大亂之兆明若指掌而議者方且夷然不
動不思變通此何異卧積薪而待燃乎蓋天
下之禍亂起於民心之離怨民心之離怨生
於賦役之繁重撫我則后虐我則讎物情理
勢之必然者也天監不忒視聽自民以人心
之離合而天命之去留決矣可不懼哉聖人
所以制治未亂保邦未危維持於閑暇之日
戒懼於無疆之休者非過計也臣歷觀前代
衰微之象必見於中葉須得中興之主作新
更化民心歸嚮天意重新以之垂裕後昆引

而長之乃不易之理也我國家積德開基治
成制定二百年于茲恬嬉之勢日甚一日要
須 殿下振而作之勞來拊循思結民心以
為祈天永命之本者適當此時不可失也如
以憂深之言斥為喜事之流習俗之論擬以
守成之義堅持積衰之勢坐待危亡之至則
民生日困怨氣彌盛乖戾之灾四面而至人
心既離天意可知脫有風塵外警盜賊內發
則上下渙散土崩瓦解雖欲悔之已無及矣
且天下國家大物也必置之安地而後安安

國朝實錄卷之二十七
之之道有漸而成非可朝令而夕就也迨天
未雨綢繆牖戶知道之言聖人讚之惟 聖
明之留意焉臣謹因清問列為四條粗伸未
備之蘊矣其言已畢而其意未已復以榻前
聖語設為一目陳之如左蓄誠潛思研究及
覆其志益苦而其願愈切矣臣聞忠臣言事
常患其言之不深無以感悟君聽人主聞諫
常患言者之過中有如暴揚君過二者常相
及而不相須故臣忠而不見信君過而不能
改終至於不相知而成千古之恨者相望也

臣以布衣下士一朝而進 殿下俯而教之
曰無以予為寡昧言予過失可也臣不敢求
之于 殿下而殿下乃先乎臣三代以下所
未有也臣豈不感泣而忘其身思有以報效
哉夫人君之失德非一而莫甚於惡聞其過
蓋惡聞其過則忠言日退而諛佞日進其政
必亂而其國必亡非但不能為善治而已今
殿下樂聞其過而誘之使言無間於踈遠之
臣如此誠帝堯舍己從人成湯從諫弗拂之
盛心也臣以至愚仰承明命其何以深識機

會劑進瞑眩以不負 殿下至厚之託我雖
然人君處萬民之上如太陽之麗天衆目所
仰腹心好惡無不呈露於外雖欲自晦有不
可得則臣雖愚賤亦有可知可言之端也臣
竊伏田里仰觀 殿下恭儉自修其於聲色
貨利觀遊弋獵凡可以蠹身害政者舉不累
於靈臺以至宮禁之嚴禮教之密足以立家
法而正內治外則尊禮大臣優容臺諫憂民
之意發於號令之際仁心仁聞可以感民志
而固國脉如 殿下之盛德求之古昔亦罕

儔匹矣第以人君一世之表也源也表正則
影直源清則流潔自古及今未有入君無過
而其國不治者也今以 殿下之德較之朝
政則內外殊觀而憂虞萬端如此臣恐 殿
下未免真有過失也臣竊觀 殿下天資英
毅而涵養未純善端間發而持守不固是以
受善之量未弘而忠言不契圖治之志未立
而善政不舉好賢之意不專而腹心無寄此
三者為 殿下之病此所以君明于上而政
紊于下者也何以知其然也 殿下聰明絕

臣事錄卷之二十七
人英氣發露有獨馭一世之志有輕士自信之意是以進言之臣温醇謹慎則或見採納面折廷爭則必致違忤論事之際言合乎聖慮則必見酬酢稍拂乎淵衷則必至不悅是以羣臣伺候微意之所在凡有利害多避不言或有聖意所向不可動搖則雖儒臣拂士以為言之無益徒取乖牾以致所言他事亦不見用或懼聖怒赫然重傷大體故悚及危怖不敢直截周旋回互費盡心機而卒亦不能盡其忠也嗚呼此豈明時之所

宜有而殿下亦無由盡知其情也夫以義理無窮人見易偏何得先立己意必以為是乎處事之際以義理為權衡而已不與焉者臣已陳之於前矣此宜殿下之所深省也昔李泌侍其君君有過則憂形於色君有善則喜見於顏氣色和順無陵厲好勝之心故雖以德宗之偏私忌克言無不從蓋以泌之忠誠能感動其君故也後世必待有臣如泌然後從諫則忠直之路絕矣豈不殆哉嗚呼君仁則臣直國有直臣社稷之福也人君之

臣草子金卷之二十七
威非特雷霆雖道之使諫賞之使言尚難盡
言况示不悅之聲色何以得人之忠告乎是
以近日朝著之間抗直不撓者屈指無幾而
亦皆鬱抑無聊不能久安於朝其依阿自容
終歲循默者乃能承顏順志以為久保富貴
之計使 殿下孤立於上而朝廷日非士氣
日消豈非大可憂懼乎此所謂受善之量未
弘而忠言不契者也 殿下受 祖宗艱大
之業思皇天付畀之責紀綱之陵夷非不憂
也赤子之憔悴非不念也只是安常守故迄

無奮勵振作之志因循時月坐失事會而羣
臣言及政事得失則必淵默不答經席之上
時講文義字訓而不見潛心求道着力向前
之意章奏之間雖有善言良策而亦不見略
有施行昔者虞舜恭己正南面而無為者以
九官十二牧皆得其人庶績咸熙故也今
殿下之國事日非此正君臣焦思圖事赴功
以迓續天命之秋而乃欲象垂衣之化晏然
無為非臣之所敢喻也臣聞楚莊王三年不
治蘇從入諫而手絕鐘鼓之懸任之為政國

富兵強齊威王八年不治諸侯加兵一朝發憤封即墨大夫烹阿大夫而羣臣舉職齊國大治夫齊楚之君聖門童子之所羞稱也猶且悔悟振奮以治其國况以 殿下之明聖可以為堯舜而奈何臨政十有五年終不振起乎夫如是故有志於愛君殉國者則深憂水歎願忠而不可得若其貪位慕祿昧義無恥之輩則方將志滿氣得循資歷級馴致大官賢愚倒置庶績咸隳此所謂亂治之志未立而善政不舉者也 殿下聖學超詣明燭

是非其於善之當好惡之當惡不待人言而取舍之分辨矣獨於用人待士之際知其善而好之不深知其惡而惡之不嚴泛泛兩存雜糅為一非徒好惡不決而又不欲以好惡明示於人其為防慮之密穆然深遠而與宋祖洞開殿門光明正大之體不相似矣如使國人皆知 殿下之心好善而惡邪如青天白日萬物咸覩則為善者勸為惡者懼不言而喻速於置郵士習可正風俗可變豈非為政之大務乎至於大臣是 殿下最所倚信

而亦不見際遇契合之歡大臣不敢盡其誠
殿下不深用其言幾於供給唯諾奉行文書
而已其他清名直節之臣待之無異庸衆人
只以爵祿羈縻而不見信重故庸衆人不知
出處進退之義者乃能久於其職而善士之
稍能自立者皆乍進乍退無有固志 殿下
只觀官爵之高卑而為之輕重其於忠邪臧
否不復辨別所以勞於求賢而賢人卒不得
用務於去邪而邪人卒不得去也忠者既少
而其言又苦而難入佞者既多而其態常甘

而易悅則 聖意所向潛移默奪於冥冥之
中而不自覺者較然甚明非但君子之不親
好惡之不決而已程子之言曰公則一私則
萬殊人臣不有其身只奉公憂國則千萬人
可為一心若自私愛身則人各為心安能合
一乎所謂武王之臣三千惟一心而商紂之
臣億萬心者是也今 殿下無委任親信之
賢而國無柄政如蕭何諸葛亮韓琦之臣故
朝臣各主所見千百其心論議多歧擾擾不
定如是而朝廷寧靖惠澤及民者自古及今

未之有也此所謂好賢之意不專而腹心無寄者也此雖三病其實一源皆由 殿下求道不篤求治不誠故也 殿下誠欲求道則必省身克己常若不及矣誠欲求治則有言逆于心必求諸道而樂聞忠言矣求賢如渴與共天職而委任責成矣昔者聖主明王屈已下賢皇皇汲汲如恐不及者無他願治之心良切而非賢則不可與共治故也至於秦始皇無道之主也乃能屈于王翦親幸其家其心誠在於混一故也凡為天下國家有九

經所以行之者一也一者誠也至誠未有不動者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今 殿下苟能誠心求治端本清源舉直錯枉任賢使能則人存政舉澤被生民坐享太平施及萬世矣臣受天地罔極之恩無路報效竊傷夫以 殿下清修之德不能為國乃與古之昏暗之主同歸於不治誠不堪隱痛之情故不覺流涕太息而極言之亦不知其言之太深而過於切怛也且 殿下既命臣言而臣不盡言則臣雖滅身不足贖罪是以竭誠不諱伏惟

國朝寶鑑卷之三十一
殿下曲加容貲留神省察是臣區區至願也
臣伏念人君即位之初恥為凡主求賢志治
粗若清明而不能實用其力於學則中年以
後嗜欲既多忠直漸遠紛華聲色之娛日以
消鑠其志氣故前明而後暗若二人然者多
矣臣每讀史未嘗不歎息痛恨於宋理宗也
我國家生民之困適丁此時而我 殿下勵
精之治又在盛年臣以光前啓後之烈引領
顛望於 聖明者非妄計也如使作聖之功
不立於今日則安知數年之後 聖心漸不

如初而可憂之端又有甚於此者乎伏願
殿下惜時懋功敬修可願本之以大道參之
以往轍明習國家之務以濟蒼生之溺而尤
先用力於第五條之說察病加藥喫緊親切
則臣之志願畢矣臣之瞽說只陳赤心而已
未敢自以為是也請以臣章下于大臣商議
可否而進退之又臣之願也臣辜恩不報義
當退歸而誠欲一言而去艱難綴緝言俚辭
復殆不成文加以忤犯時貴輕觸事機罪當
萬死 上答曰得聞至論深用嘉尚予雖不

敏敢不佩服○命賜成渾米菽時渾寓都下
艱食 上問政院成渾受祿否對以渾未拜
職名故不敢受祿 上特命戶曹題給米菽
渾再疏辭之不許乃封置不敢用渾被旨欲
引見故不得退歸進退俱難李珥白 上曰
我國人心素輕每有一事必朋興進言故自
上以為騷擾而莫之肯從此固然矣但事之
可否須當審處不可以衆言為是而必從亦
不可以衆言為非而必不從頃者成渾之疏
自 上不示大臣而政院憲府王堂羣起而

爭之此亦牽於時習也近日入侍之人每稱
成渾不已渾雖善人人皆稱之則厥心必不
安臣見其疏別無大段之言但草野之人只
知直截而不回互自 上必知其貢忠而稍
加裁抑者欲以安朝著之心耳 上曰成渾
之疏與大諫之疏同矣珥對曰平日意思同
故論議亦同矣 上曰渾尚病耶對曰渾真
箇痼疾若自 上特用則下情所難測若循
常授職則決無可堪之任不如褒美而遣歸
以全待士之義也 上曰雖欲用之豈可一

見便決乎予將更見矣 上御經筵謂侍臣
曰我國州縣甚多故不能精擇守令予欲併
省之未知如何羣臣皆對曰 上教當矣若
併省極殘之邑附於他邑則民役甚寬矣
上曰沿革之事不可輕舉予欲不去其名而
只以一邑之宰兼治數三邑未知如何領議
政朴淳曰 祖宗朝頻有沿革此非重難事
也李珣知 上意悶矣思治退與同僚上劄
請變通弊法改定貢案併省州縣久任監司
且請用賢以作人才修己以清治本去私朋

以和朝廷 上答曰省劄良用嘉尚舊法之
變似難輕議然當議大臣處之乃下章于政
府○左議政盧守慎辭疾不已 上手札諭
守慎曰自古國家興衰治亂不一其道惟在
乎用人而已用人之中相臣為重相得其人
則雖有闕德之主而能成一代之治如其非
人則雖有願治之主而或削弱滋甚焉甚矣
相臣之重也惟卿山川間氣星斗文章學傳
伊洛之脉道為儒林之宗黃閣十年隱然有
喬嶽之功九鼎之勢以予之不穀致今日得

免於顛隳者是誰使之然也卿昔在瘴海沈淪于外天其動心增益出為大用逮予叨承爰立台輔是天以卿授予也方切仰成之際遽見求退之章以予涼薄過舉日彰是以賢相棄予而去也忸怩不安若無所容卿以予為不足乎如以為有過也則誨之而已予將安意以承教卿未可退去而有後言也略諭予意是皆出自肺腑卿豈不有動於中也方夏溽暑善為調理出而就仕是予之望也守慎承教涕泣乃出視事○僉知中樞府事鄭

澈棄官歸鄉 上謂侍臣曰鄭澈予不知其為人但曾為承旨予略觀其為人乃介潔之人而盡忠國事者也顧謂朴淳曰予以澈為材器卿亦知之耶淳對曰 聖教當矣 上曰予以為其人狹隘必與人寡合今果然矣若以澈為小人則渠必不服矣淳曰 殿下知澈深矣知人每如此則一時士流孰不心服乎

二十十五年夏四月大提學李珥進學校模範先是珥侍經筵言及士習偷薄師道廢弛之

國朝實錄卷之二十七
二十九
弊 上曰擇師養士之規卿作事目以進乃
以擇師養士為題目又作學校模範十二條
以補學令未備者與三公會議商定以進
上教曰觀此書啓用意甚勤從當舉行○命
李珥製進人心道心說善惡幾圖及金時習
傳○六月 上臨筵謂大提學李珥曰予欲
講綱目卿可預選才臣俾專講讀以備顧問
珥以奉教李恒福正字李德馨檢閱吳億齡
修撰李廷立奉教李嶸應選 上各賜內府
秘藏綱目又命五臣除吏文漢語試射等諸

肄習俾專文事未幾嶸以痘疫沒 上問知
其有子仍以珥賜綱目賜其子鄭昌衍代其
選○秋九月以李珥為右贊成珥三辭不許
乃拜命俄上封事極陳時弊其疏略曰臣聞
上智明於未然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中
智覺於已然知亂而圖治識危而圖安若夫
見亂而不思治見危而不求安則智斯為下
矣恭惟 殿下以上智之資當覆隍之運危
亡之象明若觀火中智之所歎悶而終不見
治安之策可以上副皇天 祖宗付畀之責

下慰臣鄰黎庶顛若之望謂 殿下不知危
亡之象則今之國勢岌岌童子亦知寧有
聖明不知之理乎謂 殿下已知也則何恃
而不出制治保邦之計乎嗚呼殆哉嗚呼殆
哉危亡之象臣請冒鈇鉞之誅試陳其略焉
世汚於循俗績敗於食志政亂於浮議民窮
於積弊此四者其大目也世汚於循俗者何
謂也世降俗末人心漸薄非有教化振起之
則風澆俗敗勢所必至今之世道如水益下
習非已久視若當然禮義廉恥不張久矣循

俗者無謗異衆者招譏故大小尊卑相率而
入於荒亂之境放心為惡無復顧忌士子尚
且先利而後義則小民何觀焉甚至於遺君
後親無所係念三綱淪而九法斁者今日之
謂也無事時已解綱常之紐脫有緩急則將
必疾視長上之死而不救矣土崩之勢翹足
可待此其為危亡之象一也績敗於食志者
何謂也設官分職非祿其窮也將得人才以
治天工而今則不然為人擇官不問才否大
官持祿固鮮憂國之志小官鋪餽尤絕奉職

國朝集解卷之二十一
三十一
之念師師非度筋脉解弛一有欲治官事者
則羣笑聚罵指為癡兒左牽右掣前拘後碍
率無所成至於胥吏之微亦得乘機售奸竟
使失職習已成例由是士之稍知自守者不
欲做官而惟慕爵貪榮及窮不能家食者或
偷時得勢或屈心抑志乃能久於居官故大
小臣僚皆不敢有意於職務其中彼善於此
者只能按簿書應期會而已馴致庶績日敗
百司皆弊延及郡縣無邑不殘內外空虛無
以為國此其為危亡之象二也政亂於浮議

者何謂也自古為國必有執政三公統六卿
六卿摠庶司貴以臨賤下以承上尊卑有序
綱紀攸張今則不然廷議多歧朝更夕變是
非之權莫適主張上下大小不相管攝朝紳
千百千百其心所謂浮議者不知其所以來
始微漸盛終至於動搖廟堂波盪臺閣則舉
朝靡然莫敢相抗浮議之權重於太山鈛於
鋒刃一觸其鋒則公卿失其尊賢俊失其名
儀秦無所用其辯賁育無所施其勇終莫知
其所以然也吁亦異矣由是下而凌上賤而

國朝寶鑑卷之二十七
三十一
蔑貴人各自用紀綱板蕩不顧義理所在而
惟觀浮議之勢而已噫政在臺閣尚云憂亂
况於政在浮議者乎誠千古之所罕聞也譬
如萬斛之船泛于溟渤無一人執柁一任風
浪此其為危亡之象三也民窮於積弊者何
謂也法久弊生古今通患不有變通生理必
窮况我國家屢經權奸之手多立弊法踵謬
不改因微至大貽毒生民無有紀極而數十
年來未嘗釐革至于今日版籍之數田野之
闢大半減舊而責辦貢賦反甚於前故民窮

財盡輾轉流散民益少而役愈苦其勢必至
於民無子遺然後乃已也民為邦本本固邦
寧目今民生日蹙如在水火撫我則后虐我
則讎豈不深可懼哉孟子曰為叢驅雀者鷓
也今以斯民之倒懸倘有隣邦如曹莒者在
傍則民必襁負而歸之矣此其為危亡之象
四也今此四象非隱微未現之幾也有目者
可覩有口者可言 殿下寧獨未知乎漢臣
梅福之言曰不見其形願察其影若言今日
之影則天文示變地道不寧水旱極備癘疫

連年草木山川昆蟲鳥獸百恠競出式月斯興此是何影乎嗚呼 殿下為一國之主則一國之不治將責之誰乎古之論為治者必以格致誠正為本今為老儒陳言孰不以為迂且遠哉雖然欲捨格致誠正而求治國者終無是理何則不格致則智不燭理不誠正則心不循理不燭理則無以辨邪正是非之分不循理則無以施任賢安民之術自古人君雖甚無道豈有欲亡其國者乎惟其智不明也故以亂為治以奸為忠惟其心不正也

故見賢而憚其守道遇佞而說其媚已此所以覆轍相尋而終莫之悟者也今 殿下天資睿聖寡慾清修恭儉禮下無少過失而臨御十六年治道不昇乃有危亡之象如前所陳則豈非格致誠正之功有所未盡而然乎嗚呼 殿下其以今日國勢為可以拱手垂衣終得保存乎抑欲匡救而未知其策乎抑有其志而不得其臣難於作事乎抑欲付之天運任其興亡而不容人力乎自古欲治不能者有二焉多慾之君自奉甚廣宮室之盛

聲色之娛馳騁弋獵之樂不能自抑故民不能堪而亂作者一也柔弱之君授柄權奸政不已出寄生於上左右耳目皆非腹心稍欲有為便彼鉗制者二也今 殿下既無多慾之累又無權奸之患欲王而王欲霸而霸在殿下度內耳誰禁而莫之治乎竊料危亡四象皆係於 殿下而革弊興治亦在於 殿下不為也非不能也何以言之 殿下好善雖至而信道不篤聞人有忠孝清白一節之行則嘆賞不置聞人有以道學自任則或疑

其偽夫道學者必具善行行善者未必知道豈可重一節而輕道學乎惟 殿下重道崇儒之誠未至故發號舉錯之間喜循俗而惡異常直節之士疑其矯激舍默之臣比於醇厚古道之說斥以大言由是流俗之士向風草偃咸曰吾 王不悅道學為善者沮為惡者肆稍自修飭則目以釣名同流合汚則許以任真教化陵夷彝倫喪敗此所以世汚於循俗者也 殿下愛士之意固出於誠而惟是好勝之私未克求治之志不立故倦戀印

國朝寶鑑卷之二十一
三十一
綬者順而承寵難進易退者逆而忤旨至於
進賢則不論用舍而只以爵祿為羈勒待士
則不辨賢否而只以崇卑分輕重故欲行其
道者願忠而不可得彷徨躑躅終至於必退
欲食其祿者雖毀瓦畫墁必以以次終至大
官夫爵祿者所以礪世磨鈍而命德之器也
若使欲得者皆進不求者皆退則天工之曠
何足恠哉此所以績敗於食志者也自古明
王誼辟不能獨治必得賢者而共國故大哉
之堯猶以不得舜為已憂君哉之舜猶以不

得禹臯陶為已憂人君任臣天地之道也顧
所任有邪正而治亂安危係焉是故任君子
則政治而安任小人則政擅而危君子小人
都無所任則政散而亂此必然之勢也今以
殿下之明聖小人固不得肆其奸矣至於君
子亦未深信而任之不專故君子亦不能行
其志是君子小人皆無所用也由是國柄無
寄而朝綱渙散有如第宅無主路人皆入叢
言盈庭具曰予聖各以私見馳騁而橫議至
於牛童馬卒乳臭小兒皆欲預論朝廷之是

非故朝廷不嚴國勢不尊此所以政亂於浮
議者也自古繼世之君善於守成者有二焉
繼治世則遵其法而治焉繼亂世則革其弊
而治焉其事雖異其道則同也故真西山曰
當持守而持守固繼述也當變通而變通亦
繼述也此真不易之定論也今 殿下承積
弊之餘宜講更張之策而每以改紀為難故
變通之說略不採納譬如舊室材朽朝暮將
頹而不易一椽不改一柱坐待覆壓是何理
歟雖舊章成憲時移事變則或有勢難遵行

者故國初用經濟六典而 光廟創成經國
大典 成廟以後續錄多端此豈好為紛更
乎權時適宜之策不得不爾今者非但膠守
舊章而雖誤規出於一時行之既久則認為
成憲遵守益虔毒遍寰宇而莫之恤斯民何
罪值 聖明之君而終不得脫塗炭之苦乎
昔者諸葛亮曰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
亡孰與伐之臣亦曰不更張邦國必亡惟坐
而待亡孰與更張更張而善則社稷之福也
更張而不善亦非促亡只與不更而亡者一

般耳 殿下雖有愛民之心而不施安民之
政徒善無法民不見德此所以民窮於積弊
者也嗚呼我 太祖大王肇受天命 太宗
大王贊成大業 世宗大王鞏固弘基 列
聖相承至于 殿下 祖宗在天之靈於昭
陟降其有望於 殿下者豈不深且遠哉今
者民散兵銷倉廩匱竭息不下究信義掃地
脫有外侮侵犯邊陲頑民弄兵潢池則無兵
可禦無粟可食無信義可以維持未知於此
殿下將何以應之耶今聞詔使將來西民已

無支撐之計今以 殿下之恪慎尚不能保
國倘使繼於後者稍不謹度則其亡必亟矣
不及今日為貽厥燕翼之謨則是 殿下上
負 祖宗下棄子孫矣 殿下若於乙夜燕
閑之際念及於此則能無惕然警省者乎嗚
呼非常之績不可以常調幸而成也今將回
亂為治轉危為安一新世道迓續天命功光
祖宗業垂後裔則此固非常偉烈必樹立大
志奮庸熙載日有所事盡其才誠然後庶可
有成矣今者上下束手恬嬉姑息則不進而

退者固其理也竊覲廷臣氣像萎蕭賢者只欲持身寡過而已不賢者汲引儕輩托公營私在職之人皆無固志少有人言引疾避事朝遷暮除不成模倣其於治亂安危漠然不入於心言及經國遠猷則賢者頓眉猶憂上意之難回其次諉之天命以為無可奈何若不賢者則直加非笑以為愚妄由是廟堂絕建白之議六部守文墨之規臺諫毛舉細故摘人舊惡以為日課侍臣尋章摘句閑言謾語以擬啓沃未嘗聞有一人憂深思遠提

挈綱領直言極諫者此無他 殿下不以有為之志昭示羣下故廷臣疑 殿下惡聞逆耳而不盡其忠也噫自古人臣之獻忠者先事而言則必不見信事至而言則欲抹無及此所以死病無良醫者也今日之象非先事之言也剝床不已必至於膚引繩不止必至於絕豈可以目前之幸免遂以為終無事也哉今 殿下無意於救時則雖臯夔稷契布列左右亦無益也臣可緘口矣如欲救時豈可寥寥無策乎嗚呼 殿下誠能一朝慨然

發憤大振勇猛之志必以旋轉乾坤昭洗宇宙光 祖宗裕後昆為期而篤信大道終始典學居敬窮理兩進其功動靜云為一循天則以一身立表準於上使一國臣民咸覩聖心重道崇儒申明教化快若雲霧盡消太陽中天則汚世濁俗寧無於變之勢乎如是而至誠側席旁招俊乂明明揚仄陋惟賢惟才不問其類用人只觀人器相當而已勿拘常格各使稱職則食志之患非所慮也其於賢者察之審擇之精知之深信之篤而委任

責成勿貳勿間使之舉其所知分掌百職各興事功考績課勞黜陟公明則清論有主而國勢尊嚴悠悠之輩亦皆俯首聽位各守其分矣浮議安得以亂政乎人君臨政每患無人此亦不然若三代君臣則固無議為如漢武帝非賢君也當其好大喜功之際材略之士宣力于外東恢西拓惟意所欲及其末年悔過斂迹養民保境則又有任土之臣運智制器便耕利民若使武帝求踵哲王則安知無道學之士出而應命乎世未嘗無人只患

國朝實錄卷之二十七
四一
人君求治不誠不能收用耳今日人物眇然
殿下俯視一世固歎無可用之才雖然殿
下若誠心望治用當其才則豈不可做一時
之事業乎若積弊之可祛者則今難枚舉愚
臣之每達于經席者是改貢案省吏負久任
監司三者耳所謂改貢案者列邑土地人民
大小不同或至懸絕而貢案之定無甚差等
苦歎不均而多非土產百物皆辦而分納各
司刁蹬之弊害歸於民胥吏弋利而公用不
加焉且近來稅輕有如額道一歲之入不能

支出每以宿儲補用二百年積累之國今無
二年之食國非其國豈不寒心今欲加賦則
民力已竭坐守前規則不久必罄此非難見
者也臣意若改貢案付之能手善於規畫只
以土產均敷平定使一邑所納不過二三司
則元入之數別無所減而民費則可除十之
九矣如是寬舒民力慰悅民情然後量宜加
稅則國用可以漸裕矣欲改貢案者非獨為
民實為經費也所謂省吏負者設邑置宰只
為牧民而今者邑夥民少多擁虛器吏民之

困日甚一日除拜之際亦難擇人而時議方以沿革為難故所謂救弊者不過除衙眷而已四方蹙蹙蘇殘無日則終至於環八道而作曠夫矣此是何等法制乎此弊則殿下固嘗留意而屢言矣何故畏難而莫之施乎今若擇數三殘邑之接壤者合而為一則此非驚世駭俗之舉而民役可減三分之一慎簡守令亦易於前矣所謂久任監司者監司為一道之主久於其職與民相信然後王化宣焉號令行焉平日可以成政緩急可以應

變今則不然監司只任一期而不以家眷自隨故人皆厭之受命之日已有謝病之計苟淹數月無意察任而終以疾免故一道常若無主政無所寄民不彼化其中乃心王室者雖欲整理政化而期月易滿不能有成故監司有無民不管他監司之設豈端使然哉今若於諸道擇巨邑設營使監司率眷兼為邑宰久於其位如兩界之例而別簡朝臣之心存經濟可以牧民馭衆者往欽厥職責以成效入則俾參朝政無重內輕外之弊則四境

之民可蒙實惠而碩鼠之歌不作於邑里矣
豈非安民之至計乎每伏惟念 殿下以英
睿之質清粹之德不能推廣仁心施於有政
故將與古昔荒嬉無度之主危亂同歸於一
轍此臣所以夙夜悶惜腐心痛骨者也 殿
下如以臣言為不妄則深思舒究詢及大臣
少加採用區區至願也 上答曰觀卿上疏
具見忠懇予非不欲策勵有為而眇眇寡昧
才識不逮以至于今事與心違予亦竊歎焉
當更加警省留念焉後數日珥入侍經席復

陳修已治民之道 上欣然酬酢討論竟日
而罷自是珥入侍每申前說曰用臣之策得
人授政頓綱振紀更張宿弊勿為流俗浮議
所沮撓如是三年而世道不回則臣請伏欺
罔之罪 上以其封事示入侍諸臣曰右贊
成自前每有此論予則以為至難不知更張
如何左右不能對掌令洪可臣對曰此是當
今急務也 上曰有說乎對曰比之此殿屋
本是 祖宗所創若歲久頽敗則其可曰
祖宗所創之字不可修改而坐視其頽敗乎

必須鳩材聚工朽者改之毀者補之然後方
得重新更張之策何以異此 上然之

國朝寶鑑卷之二十七

